

新

齊

諧

新齊諧卷一十二

隨園戲編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肅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不開不開如是數日無人敢荅一日有牧童過聞之戲應聲曰開頃刻杳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爲萬佛崖章淮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箭爐千總其所轄地陰雨兩月忽一日雨止

仰天見日光孫喜出舍視之頃刻烟沙蔽天風聲怒號  
孫立不牢撲地亂滾似有人提其辮髮而顛擲之者腿  
臉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忍而待之食頃動止起視人民  
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孫  
老于居遷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  
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擁抱言未畢而怪  
風又起兩人卧地顛播如初幸沙不眯眼見地裂數丈  
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火光帶紫綠二色者有湧黑水  
臭而腥者有現出人頭大如車輪目睜睜斜視四方者  
有裂而仍合者有永遠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無恙乃

理盡全家搬出貨物各自謀生先三月前有瘋僧持緣簿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縣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四川大力河水冲決溺死萬餘人

王昊廬宗伯是蓮花長老

王昊廬宗伯未第時自黃岡赴京應試路過廬山宿於蓮花宮內因次日仍欲啟行未晚便睡夢身坐大殿之上面供齋果下有袈裟百輩環拜誦佛因隨手取而前束子偶啖數枚遂醒醒時口中有餘味正驚訝間忽見

住房外燈燭輝煌几筵肆設衆僧方膜拜宛然夢中光  
景啟戶問之是日乃此庵已故淨月上人忌辰衆方祭  
祀宗伯大異起視所供盤中之衷其頂微缺如少二三  
枚者恍然自已前身乃此庵長老也故終身奉佛甚虔  
先是宗伯父用子公崇禎翰林殉節廬山故自號吳廬  
取昊天罔極之義諱澤宏

鬼買兒

洞庭貢生葛文林在庠有文名其嫡母周氏亡後父州  
州續娶李氏卽文林生母也于歸三日後理周氏衣箱  
有繡九枝蓮紅袂一件愛而著之食次卽昏迷自批其

頰曰余前妻周氏也箱內衣裳是我嫁時帶來我平日  
愛惜不忍上身今汝初來公然偷著我心不甘來索汝  
命家人環跪替李求情且云娘子業已身故要此華衣  
何用曰速燒與我我等要着我自知氣量小從前粧奩  
一絲不能與李氏皆速燒與我我才肯去家人不得已  
如其言盡焚之鬼拍手笑曰吾可以去矣李卽霍然病  
愈家人甚喜次日李方晨粧忽打一呵欠鬼又附其身  
曰請相公來其夫奔至乃執其手曰新婦年輕不能理  
家事我每早來代爲料理嗣後午前必附魂于李身查  
問薪米呵責奴婢井井有條如是者半年家人習而安

之不復爲怪忽一日謂其夫曰我要去矣我極停在此  
汝輩在旁行走震動靈床我在棺中骨節俱痛可速出  
殯以安我魂其夫曰尚無墓地奈何曰西隣賣炮竹人  
張姓者有地在某山我昨往看有松有竹頗合我意渠  
口索六十金其心想三十六金可買也葛往觀果有地  
有主絲毫不爽遂立契交易鬼請出殯日期葛曰地雖  
已有然啟期告親友尚無孝子出名殊屬缺典鬼曰此  
說甚是汝新婦現有身矣但雌雄未卜與我紙錢三千  
我替君買一兒來言畢去至期周氏果生文林三日後  
鬼又附婦身如平時其姑陳氏責之曰周氏新產身子

孱弱汝又來糾纏何太不留情耶曰非也此兒係我買  
來嗣我血食我不能忘情新婦年輕貪睡倘被渠壓死  
奈何我有一言囑婆婆俟其母乳畢後婆婆卽帶兒同  
睡我才放心其姑首肯之周婦打一呵欠鬼又去矣擇  
日出喪葛憐兒甫滿月不勝粗麻易細麻與着鬼來罵  
曰此係齊縗孫喪祖之服我嫡母也非斬衰不可不得  
已易而送之臨葬鬼附婦身太哭曰我體魄已安從此  
永不至矣嗣後果斷先是周末嫁時與鄰女結拜三姊  
妹誓全生死其二妹先亡周病時曰兩妹來現在床後  
喚我葛怒拔劍斫之周顛足曰汝不軟求而斫傷其臂



愈難挽回矣言畢而亡年甫二十三

### 鬼搶饅頭

文林言洞庭山多餓鬼其家蒸饅頭一籠甫熟揭蓋見饅首唧唧自動逐漸皺縮如碗大者頃刻變小如胡桃食之味如麵筋精華盡去初不解其故有老人云此餓鬼所搶也起籠時以硃筆點之便不能搶如其言點者自點縮者仍縮蓋一人之點不能勝羣鬼之搶也

### 荷花兒

餘姚章大立康熙三年舉人家居授徒忽有二鬼一女一男白日現形初扼其喉繼推之地以兩手高撐桎

而不開若空中有繩繫之者先作女聲曰我荷花兒也  
繼作男聲曰我王奎也皆北京口氣家人問何寃曰章  
大立前身姓翁亦名大立前朝隆慶時爲刑部侍郎其  
時我主人周世臣官錦衣指揮家貧無妻只荷花兒與  
王奎一婢一奴相伴有盜入室殺世臣去我二人報官  
官遣張把總入室捕盜疑我二人因姦弑主刑部嚴刑  
拷訊我二人不勝楚毒遂自誣伏刑部郎中潘志伊疑  
之獄久不決及大立爲侍郎忽發大怒別委郎中王三  
錫徐一忠再訊二人迎合竟照前議定罪志伊苦爭不  
能得遂劓我二人于市越二年別獲真盜都人方知我

二人之寀傳入宮中天子怒僅奪大立官職面調一忠  
三錫于外請問凌遲重情可是奪職所能蔽辜否我故  
來此索命家人問何以不報王徐之寀曰彼二人惡蹟  
再多一已變猪一囚酆都獄中我不必再報惟大立前  
身頗有清官之號又居顯職故爾遲遲今渠已投第三  
次人身矣祿位有限方能報復且明季朝綱不整氣數  
將絕陰司鬼神亦多昏瞶我等屢訴不准不許出京豈  
若當今 大清之世冥司陰官亦洗心革面耶家人跪  
求說召名僧爲汝超度何如曰我果有罪方要名僧超  
度我二人絲毫無罪何用名僧超度況超度者不過要

我早投人身耳我相就投人身遇著大立也要報仇渠  
必死我二人之手然而旁觀者不解來歷卽我與大立  
旣已隔世雖報其人兩邊都不曉來歷無以垂戒作官  
之人故我二人每聞冥司喚令輪回堅辭不肯今冤報  
後可以輪回矣言畢取几上小刀自割其肉片片墜下  
作女聲問曰可像剛卽作男聲問曰可知痛耶血流滿  
席而死

歐陽澈

宋浙西有陳東歐陽澈廟當時士民憐其忠故私立而  
祠之也後王倫從金國來見而惡之命有司折毀明季

有富而好義者李士貴又立廟于艮山門外鄉民祈求  
頗靈一日李夢神人布袍革履叩門求見曰我歐陽澈  
也當日位卑而言高獲罪係我自取幸上帝憐我忠誠  
命我司杭城水旱之事杭城地方甚大我一人難以辦  
理我有友二人一樊安邦一傅國璋皆布衣有氣節可  
塑二人像于我側助我安輯地方李允許旣而笑問曰  
陳東先生安在何不相助爲理曰李伯紀相公現司南  
嶽聘陳先生作記室去矣士貴于次日卽增兩像于旁

浮尼

戊戌年黃河水決河官督治者每築堤成見水面有綠

毛鷺一羣翱翔水面其夜隄必崩用烏鎗擊之隨散隨聚逾月始平雖老河員不知鷺爲何物後閱桂海稗編載前明黃蕭養之亂黃江有綠鷺爲崇識者曰此名浮尼水怪也以黑大祭之以五色粽投之則自然去矣如其言果驗

### 雷火救忠臣

金椒金光辰以御史直諫觸崇正皇帝之怒召對平臺將重懲之忽迅雷震御座乃免之嘉靖怒劉魁楊爵周怡直諫杖置獄中有神降乩言二人寃乃赦之後因熊浹言此仙不足信也捕入獄亡何高元殿火起帝禱于

靈臺火光中有呼三人姓名稱忠臣者乃急傳詔釋之  
且復其官

滑伯

河南滑邑署中有滑伯墓甚大邑令到任必先祭奠朔  
望行香滑伯之神時時出現圭璋衮冕而出者官必陞  
遷深衣傾服而出者官多不祥余門生呂炳星宰滑州  
忽一日見滑伯衣甲冑立于墓上是年陞香河同知墓  
前古木甚多木葉落時風吹四散從未有落墓上者亦  
奇

盤古腳迹

西洋錫蘭山高出雲漢其顛有巨人腳迹入石深二尺長八尺云是盤古皇帝開天落地之腳迹其國人多裸形有穿衣者皮肉必爛

珠重七兩

明史永樂十五年蘇祿國貢大珠重七兩有零

米膽入酒

占城國取生人膽入酒與家人飲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膽每伺人于道出其不意殺之取膽以去若其人驚覺則膽先裂不足用矣置衆膽于器必以中華人膽居上王在位三十年則避位入深山以兄弟子姪代而已持



齋受戒告于天曰我爲君無道願虎狼食我或病死居  
一年無恙則復位如初

膽長三寸

福王之敗有起義兵者吳漢超宣城生員也兵潰逃出  
城念其母在乃入見大師曰首事者我也殺之剖其腹  
膽長三寸

湖神守尸

明季大學士智逢聖在武昌爲張獻忠所逼投墩子湖  
死自夏至秋有神托夢于湖之居民某云我奉上帝命  
守賀相尸殊苦汝可受而視之有黑子在其左手者是

也某覺而異之俟于湖赫然尸出乃殮而葬之尸在水中百有七十日面如生

### 僵尸抱韋馱

宿州李九者販布爲生路過霍山天晚店客滿矣不得已宿佛廟中漏下二鼓睡已熟夢韋馱神撫其背曰急起急起大難至矣躲我身後可以救你李驚醒踉蹌而起見床後厝棺素然有聲走出一尸遍身白毛如反穿銀鼠套者面上皆滿兩眼深黑中有綠睛光閃閃然直來撲李李奔上佛櫃躲韋馱神背後僵尸伸兩臂抱韋馱神而口咬之啞啞有聲李大呼羣僧皆起持棍點火

把來僵尸逃入棺中棺合如故次日見韋馱神被僵尸  
損壞所持杵折爲三段方知僵尸力猛如此羣僧報官  
焚其棺李威韋馱之恩爲塑像粧金焉

窮鬼崇人富鬼不崇人

西湖德生菴後門外厝棺千餘堆積如山余往作寓問  
菴僧此地當有鬼崇否僧曰此間皆富鬼終年平靜余  
曰城中那得有如此許多富人焉能有如此許多富鬼  
且久攢不葬不富可知僧曰所謂富者非指其生前而  
言也凡死後有酒食祭祀紙錢燒化者便謂之富鬼此  
千餘棺雖久攢不葬僧云每年四節必募緣作道場設

孟蘭會燒紙錢千萬鬼皆醉飽邪心不生公不見世上人搶劫詐騙之事皆起於飢寒凡病人口中所說目中所見可有衣冠華美相貌豐腴之鬼乎凡作祟求祭者大率皆蓬頭歷齒藍縷窮酸之鬼耳余甚是其言果住月餘雖家僮婢子當陰霾之夜無聞鬼嘯者

### 雷神火劍

乾隆戊申八月河庫道司馬公遣兩僕還家一名祝升年三十一名壽子年十六二人催船行至寶應劉家堡地方天漸陰晦壽子忽驚曰前面搭臺唱戲有金盃金甲神在場上甚熱鬧旁人皆不見笑曰前面河水滔滔

絕無戲臺女孩子氣一心想看戲耶祝升同一篙工爭  
曰果然有戲諸君何獨不見言未畢有惡風吹折桅杆  
滿舡皆黑震雷一聲擊殺壽子祝升于舡頭並殺篙工  
於舡尾雷雨小定船中人大驚泊舡報縣請官相屍俄  
而祝升蘇曰我與壽子正在舡看戲忽見前面萬道金  
光不見河路地上俱鋪雪白銀磚臺上官殿巍巍中坐  
冕旒神方面白鬚旁立金盔甲者數十一金甲神而冕  
旒者鞠躬白事語不可辨但見冕旒神點首金甲者遂  
趨出上舡擒我與壽子篙工三人去跪殿上抽腰下挂  
劍紅光照耀將壽子頸上橫穿過去又將篙工胸上橫

穿過去我看光景不好側身要逃被別个金甲神杜住  
用金瓜錘當頭一打我遂昏絕以後便不知人事了縣  
官萬公夾驗卽取此尸口供申詳立案驗壽子舡上兩  
尸果有細眼穿喉胸二處貫棺殮埋因祝尙活在舡中  
不便醫治乃撐舡至大王廟停泊祝身入廟祝望見  
大王驚曰剛裁上坐者卽此神也又旁晚曰諸位神道  
却在殿上何不救救我耶言畢食粥一碗仍氣絕矣是  
年冬余同劉漢襄遊沐陽過劉家壑泊舡大王廟往看  
諸神皆尋常金裝木偶無他靈異劉向神問壽子年幼  
有何惡而犯天誅神不答余笑曰癡秀才此所謂民可

使山之不可使知之耳幽明一理何必對神隄舌耶

水精孝廉

廣東紀孝廉童時誤入蛇腹黑無所見但聞腥氣捫其壁滑澁不可近幸身邊有小刀因挖其壁漸見微明就明鑽出因卧於地鄰人見之携歸其家是日刺刻三十里外有大蛇死焉孝廉爲毒氣所傷遍身皮脫如水精腸胃皆見從幼至壯不改鄉舉後同年皆見之呼爲水精孝廉

水鬼移家

王某居杭城之東園地多魚池東西相接中隔一埂季

夏日正午立塹上乘涼見東池忽有一道浮漚闊尺許似潮湧而來渚渚有聲近及塹岸有尺半長一段黑氣從東池飛入西池而寂鼻中作羊羶氣問之隣人云是乃水鬼移家也

### 負妻之報

杭城仙林橋徐松年開銅店年三十二驟得察疾越數月疾漸劇其妻泣謂曰我有兩兒俱幼君或不諱我不能撫我願禱於神以壽借君君當撫兒待其長娶媳可以成家君不必再娶矣夫許之婦投詞於城隍再禱於家神婦疾漸作夫疾日瘳狹歲而卒松年竟違其言續



賢曹氏台香之夕床褥間夾一冷人不許新即交接新婦驚起蓋前妻附魂於從婢以鬧之也口中痛責其夫共寢五六月齋禱不靈松年仍以察歿

四小龜扛一大龜而行

杭城橫塘鎮有孤靜菴一老僧焚修其後殿見有四小龜共扛一大龜徑尺許循牆依檻團團而走廻環不止老僧味經畢清磬一聲龜方斂跡數年後老僧圓寂龜亦不復再見雍正年事

鬼送湯圓

杭州王生繩玉課蒙於橫塘鍾氏鍾第三子字有條年

已二十自哺其年稱十六問弟子此時尙可讀書否王  
答以果能志堅書何不可讀耶有條大喜調誦不輟其  
父俗賈也不以爲然迫之赴吳門貿易有條鬱鬱而往  
日赴市廛夜仍闔戶隱身帷帳中私自鑽研滿房貼歲  
不我與四字越四月疾亟而歸時近重九抵家遂卒柩  
停於家次年七夕前一日王睡夢中聞內屋啟門聲步  
至書舍排闥入見有條左手秉燭右手執碗碗內騰騰  
熱氣至王床前啟帳笑曰先生肚饑耶特送點心來王  
坐起接其碗見內浮湯圓四个兼有銅銚遂忘其爲鬼  
竟挑食之及三而飽尚留其一隨手交還其有條復

爲下帳閉門而去王忽大悟驚曰有條歿已週歲今夕胡爲而來方舉念間體中寒熱頓作自夜及明循環三次億甚不能起乃呼輿歸家家中攔門鬼以百十計男女大小他鄉本郡之鬼無所不有大約鳩形鵠面披衣曳履之窮鬼爲最多恰無怪狀奇形之可怖者王有妹嫁翟家來視兄疾鬼在病人口中云汝是鄭家橋翟家娘子亦來此耶王弟訪之果翟鄰家修髮之妻新縊死者也王父爲延醫投藥掖起病人命服衆鬼擠肩揎背持其手使不得服如是者再四王心厭焉竟違父命終不飲藥次晨另延一醫診視問曾投藥否父語以故醫

索方視之驚曰幸而未飲否則今日不能出聲矣另立一方鬼不復來奪從此衆鬼闌門塞屋日掩天先夜蔽燈光或坐或立或言或笑聚集十餘日家中持經放焰口毫無效驗一女鬼呼曰汝家該延老僧宏道來我輩便去如其言往請宏道甫到門衆鬼轟然散矣病亦漸安袁子曰同是念經放焰口而有驗有不驗此之謂有治人無治法也不知鬼食之不宜人食而以奉其先生此之謂愚也愚孝也

忠恕二字一筆寫

黃燁照歙縣人原任福山同知罷官後主講韶州書院

嘗書忠恕二大字勒石講堂歟落新安後學某被書忽  
一日夢黑衣者二人執燈至曰奉命召汝黃卽隨往至  
一處懸階而升聞呼曰止黃卽立定黑衣人分左右立  
中隔一層白雲聞有人曰汝爲大清官員何以生今反  
古書忠恕二字歟落新安宜速改正黃驚醒急將前所  
刻新安二字改寫歟縣越數日又夢前黑衣人引至原  
處仍聞雲中人詔曰汝改書勒石固善但亦知忠恕二  
字之義是一氣讀否汝可於古帖中求之黃醒檢閱十  
七帖見忠恕二字行書乃是忠心如一四字恍然大悟  
復將壁間石刻毀去仿帖中行書另寫勒石今現存節

州書院

土雨

乾隆十四年李元叔秀才自京就館瀋陽越明年夏四月回京師渡遼水是日住北臺子站路過遠昏黑不得抵宿時乘四套車投一深林中聞樹葉上簌簌作雨聲沾酒衣上視之皆土也未幾四馬攢蹄退後不敢前驛脚大呼曰有鬼蹲踞當道車拉不動乃取聞路鏃鋤掘土撒之口中作咒語車始得行不數步見一火茶杯大傍車而行其光上下遠近不定照里許而滅土人云凡鬼物出皆先有土雨

## 降廟

粵西有降廟之說每邨中有總管廟所塑之廟美醜少壯不同有學降廟法者法將成則至廟卜卦降神初至插一劍於廟門之中神降則拔劍而回神不降則用脚踏倒之能隨足而起則生如不起則爲神誅矣其法將一碗盛水寫一井字圍繞之地上亦寫一井字圍繞之八仙桌中間亦寫一井字圍繞之召童子四人手上各寫一走字圍繞之將桌面反對碗口之上四童以指擡桌其人口念咒云天也轉地也轉左叫左轉右叫右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轉若還不轉銅叉叉轉鐵叉叉轉

若不再轉土地城隍代轉唱畢桌子便轉然后請藥方  
無不驗者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康熙間隴西城隍塑黑面而髯者貌頗威嚴忽於乾隆  
間改塑像爲美少年或問菴僧僧曰聞之長老云雍正  
七年有謝某者年甫二十從其師在廟讀書夜間先生  
出外謝步月吟詩見一人來禱乃隱於神後伺之間其  
祖曰今夜若偷物有獲必具三牲來獻方知是賊也心  
疑神乃聰明正直之人豈可以牲牢動乎次日賊竟來  
還願生大不平作文責之神夜託夢於其師將降生禍



師醒後問生生抵賴師怒搜其篋竟有責神之稿怒而焚之是夜神踉蹌而至曰我來告你弟子不敬神明將降以禍原不過嚇嚇他你竟將他文稿燒化被行路神上奏東岳登時將我革職拿問一面將此城隍之位奏明上帝卽將汝弟子補缺矣歔歔而退未三日少年卒廟中人聞呼騶聲云是新城隍到任嗣後塑像者易黑鬚之貌爲美少年

城隍赤身求衣

張觀察擬修湖州城隍廟以檀香雕三丈法身繡袞爲袍衣之供奉三日矣忽夜夢一巨人頭帶平天冠而身

無衣服亦兩股直立帳前公驚醒心動急欲赴廟查看而廟中道士已來報神衣被竊矣乃爲另製且命拿賊云

### 水怪吹氣

杭州程志章由湖州過黃岡渡海候半渡天大風有黑氣沖起中有一人渾身漆黑惟兩眼眶及嘴唇其白如粉坐舡頭上以氣吹舟中人舟人共十三人頃刻貌盡變黑與之相似其不變者三人而已少頃黑氣散怪亦不見開舡風浪大作舟覆水中死者十人皆變色者也其不變色之三人獨免

鐺響

杭州北門外三清院林道士能擒妖在興化收妖鐺中  
放三清神坐下逾年錢生袖海與友孔傳經餞行上南  
京鄉試醉後向鐺云我友中則鐺響果響一聲客散生  
夜看書見白衣人坐檻上與之拱手生用界尺打之撫  
掌大笑而退是年孔君果中

貞女訴冤

陸補梅作潯州太守有和姦自盡一案縣詳到府文卷  
在案上將批如詳核轉矣其晚幕友房中起大風宛然  
一女子立而不言五更始去幕友告太守適太守奉調

上省謂其子曰汝膽大今晚可至幕友房伺之晚間公子遵父命宿幕友書房果如前風起幕友又見此女卽告公子而公子無見也因大聲問曰汝何爲者女曰吾卽几上案中人也因拒姦致死父母受賄證成和好汚我名節曩訴之縣縣亦受賄不爲申理所以來此訴冤公子唯唯卽以其言寫家信馳告太守太守從省歸適經是縣因札致幕友將原案發回本縣未幾縣令來迎太守不宿公館先往城隍廟行香謂令曰吾訪聞前奸案事有冤信乎縣據其父母口供抗詞請質太守無奈何卽宿城隍廟中傳犯人及隣証人等於大殿後陪宿

陰伏人於殿後察之至三更餘隣証等各自言語有罵其父母之無良憐其女之貞烈者聽者取筆書之至天明先盤詰隣証取夜間所書示之俱服遂以強姦致死定案旌其女入節孝祠

楊成龍成神

處州太守楊成龍性正直作官五十年頗有政聲壬寅春余遊天台招余飲酒歷敘辦山東數大案有古循吏風余許作傳以表章之不料別後告老就養于伊子深州署中無疾而卒先是太守宰厯城時買紗板一副置張秋僧舍身亡後其子憐文必欲遣人取歸然後入殮

以慰乃父之心忽其幼孫某頭暈撲地旋起坐勵聲曰  
澹文汝太糊塗當此六月天我尸在床待從張秋取棺  
來則吾尸壞矣深州木材儘可用何必遠取現在處州  
人來迎我作彼處城隍我俟汝喪事小定卽往到任我  
無他語大凡人在世上肯做好官必有好報汝緊記之  
明年三月十四日二孫所生之子將來可以紹我之志  
取名紹志可也若塋我當在唐務山中做癸丁山向幼  
孫言畢沉沉睡去俄而嬉戲如初澹文悚然一遵父命  
次年果生紹志月日無喪

周倉赤脚

相傳東臺白駒塲關廟周倉赤脚因當日關公在襄陽放水淹龐德時周倉親下江挖坑故也戊申冬余過東臺與劉霞裳入廟觀之果然赤脚又見神座後有一木匣長三尺許相傳不許人開有某太守祭而開之風雷立至

張飛治河

大學士稽文敏公總督南河將築隄東岸夢有幾车而短鬚者直入一揖隨卽上坐曰某隄須築某所裁保無虞若在此不能成功稽頷之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言復椎魯何以公然與宰相抗禮意頗不懌叱叱而

醒次日上工次過張桓侯廟小住啜茶上梨神像宛然  
夢中人乃命停工

神佑不必貴人

章觀察家奴陳霞彩居上元義直巷中與其外婦同宿  
夜間風雨聲似震雷擊物初不介意天明揭帳則卧榻  
後山墻夜崩榻之前後左右皆墜堆數尺唯留一榻不  
打壞青衣青樓亦得神佑如此

成神不必賢人

李海伸秀才秋試京師在蘇州僱鴨嘴舡行至淮上見  
艚前來王某求附舟舊時隣也因與同行泊晚王笑問



君膽大否秀才愕然漫應曰大王曰懼君生畏故以膽問君既膽大我不得不以實告我非人乃鬼也我別君六年矣前年歲荒爲飢寒所迫掘墳盜財被捕拏獲罪已斬決今作鬼依舊飢寒故往京中索逋仗君乞帶李問往索何人之債曰汪某渠作刑部司官許擬斬文書到部時爲駁減等故餽以五百金不料渠全無炤應終不能保全性命故往崇之汪某者李戚也李大駭曉之曰汝罪宜誅部議不枉汪舍親不應騙汝財物我帶汝往說明原委令渠還汝以解此仇可也但汝以死要銀何用王曰我雖無用尙有妻子在家居與君隣我索得

後可代我付之李唯唯又數日將到京師王請先行曰  
我且到令親處作祟令渠求救無方君再往說之方肯  
聽君否則渠係貪財之人君雖有言渠不聽也言畢不  
見李入都覓寓遲三日往汪家汪果得風狂之病舉家  
求神問卜毫無效驗李方至門病人口語曰汝家救星  
到矣家人爭迎問李李告以原委汪妻初意要燒紙錢  
數萬爲償病人大笑曰以假錢還真錢天下無此便宜  
之事速兌五百金交李老爺我便饒你其家如其言汪  
病果愈又數日來李處催與同歸李不肯曰我未下場  
鬼曰君不中不必下場也李不聽畢三場後鬼又催歸

季曰我要等榜鬼曰君不中不必等榜也榜發無名鬼來笑曰君此時可以歸乎李慙沮卽日起身鬼與同舡一切飲食嗅而不吞熱物被嗅登時冷矣行至宿遷鬼曰某村唱戲盍往觀乎李同至戲臺下看數齣鬼忽不見但聞飛沙走石之聲李回舡待之天將黑鬼盛服而來曰我不歸矣我在此做關帝矣李大駭曰汝何敢做關帝曰世上觀音關帝皆鬼冒充前日村中之戲還關神願也所還願之關神比我更無賴我故大怒與快戰而逐之君獨不聞沙石之聲乎言畢拜謝而去李齎帶五百金付其妻子

巾一目人

康熙甲戌科丹徒裴公之仙偕數友人入都會試都中  
有善召乩者延之問中否仙至判一貴字衆不解再叩  
之則曰皆判明矣榜發後惟裴公中會元餘皆落第裴  
公歸一目始悟向所判貴字乃巾一目人也

女鬼告狀

姑蘇包某年少美丰姿娶室王氏包世業賈常與同事  
者往來間巷乾隆庚子秋日偕數友爲狎邪之遊日暮  
乃返王氏方同一老嫗入厨下治晚餐聞叩門聲命老  
嫗往啟見一少婦盛粧而入直赴內室問之不答嫗疑

爲姻戚往告王氏王急趨至室則包在焉因大笑老嫗  
目昏悞認主人爲婦人也包忽作女態歛衽而前與王  
氏寒暄且言包耶在某娼家飲酒時我在門後崗守候  
其出方得同回王見其聲音舉動不類包耶恐其瘋狂  
急召僮僕及隣里姻戚共來看視包皆一一與見禮儀周  
到稱謂無悞宛然一大家女也或男子稍與相狎鬼卽  
怒曰我貞女也誰近我我卽取其命衆問你與包有何  
仇鬼曰妾與包實因恩愛成仇曾控告于城隍神前後  
共十九狀俱未見准今又告于東嶽帝君始蒙批准不  
日與包同往矣詢其姓名鬼曰我好人家兒女姓名不

可聞也告包者何詞鬼卽連誦十九詞其詞甚疾不能  
悉曉大槩控包負心令彼無歸之意或又問汝旣托包  
身而言包今何在鬼微笑曰渠被我縛在城隍廟側小  
屋中矣王氏泣拜求放其夫鬼不答至夜分衆姻戚私  
語曰彼鬼曾言告城隍狀不准今縛包于城隍廟側何  
不往告于神求其伸理于是其貧香燭楮鏹若將往者  
鬼忽言曰今諸人旣同來相求且放彼歸自有東嶽審  
斷言畢倒地少頃包蘊極稱困頓衆環問所見包曰初  
出某娼門卽見此婦相隨初尚或左或右至教場婦遽  
前扯我往城隍廟左側小屋內黑暗中以繩縛我手足

置之干地旁似有相守之人適聞婦來曰今且放汝歸  
推我出戶一跌而醒身已在家此事明日東嶽當傳審  
矣再詢其細包惟酣睡而已次日午後起曰差人至矣  
述具酒食自出廳向空座拱揖語多不解酒既設復歸  
卧床上更許死矣惟心頭微熱王氏與諸人泣守之見  
包面色時青時紅時黃變幻不測三更後胸前及喉頰  
間見紅斑爪痕數處次夜二鼓辮髮忽散亂至曉如蘇  
索茶飯盡十數器吞咽迅速觀者駭然少定呼取酒食  
欸差役王氏如前設之又命取帛錢六千須去其破缺  
者以四千焚于廳前二千焚于門側巷內復自起至大

門作拜送狀反室熟睡兩日乃能起悉言所見白女鬼  
解縛放回後次日下午有二差役來傳其一不識其一  
陳姓亦賈人子兒時與包爲同牕友陳家貧娶婦時包  
曾助以錢數千文今已歿三載謂包曰此事已發速報  
司審辦爾我同牕好友在生又承高誼自當用情照應  
不必上刑具同行至中途見又二役鎖前女鬼鬼大恚  
以首觸包手抓傷包面頰此包身所以有紅斑爪痕之  
現也女鬼詈二差賈法差不得已爲包亦上鎖同行路  
愈遠愈黑陰風慘烈辮髮俱散至一處彷彿見衙署差  
令坐地守候旋見二紅燈由內出二差去包鎖帶入跪



千燈止處見有公案文卷一官上坐紅袍烏紗以手將鬚問曰汝包某耶包應曰諾官卽提女鬼至訊答語頗多女與包並跪階下相去尺許絕不聞其一字見官震怒令批女鬼頰十五卽上枷鎖二役牽之痛哭而去包初跪案前覺沮洳泥濘陰風吹髮面上絲絲如刀刺寒慄難當迨批女頰時陳役從旁悄言曰老兄官司已贏矣吾爲兄辦起髮來包再舉首燈與官俱不復見二役乃送之回言明差錢四千文其二千則陳役所私得也人問包曾識此女否包力言不識揣其情女鬼因慕包之色而亡又欲抱包以階陰耦逞私妄控故爲陰司所

貴謹

丁大哥

康熙間楊州鄉人俞二耕種爲生入城取麥酒舖戶留飲回時已遲途逕昏黑行至紅橋有小人數十扯拽之俞素知此地多鬼然膽氣甚壯又值酒酣奮拳毆擊散而復聚者數次聞鬼語曰此人克勇非我輩所能制必請丁大哥來方能制他遂闕然去俞心揣丁大哥不知是何惡鬼但已至此惟有前進方過橋見一鬼長丈許黑影中彷彿見其面色青紫穉穉可畏俞念動手遲則失勢難脫不若乘其未至迎擊之解腰間布裹錢二千

艾迎而打去其鬼隨手倒地觸街石上鏗然有聲俞以足踏之漸縮漸小其質甚重牢握歸家燈下照視乃古棺上一大鐵釘也其長二尺粗如巨指入火鏹之血涔涔出俞名諸友笑曰丁大哥之力量不如俞二哥也

汪二姑娘

紹興吳某行三在趙州刺史署中主刑名後又延一管書寫者亦吳姓行三蘇州人署有老吳師爺小吳師爺之稱其館舍對房而居甚相親洽刺史有妾七八人侍婢甚夥亦皆妖艷常出入于館舍左右二吳每評論某某當書意某某當君意以爲戲譴一日公事畢時已三

鼓各回房就寢小吳方坐床上吸烟燃燭于帳外命僕  
反掩門而去少頃舉署皆寂忽有人推門小吳問爲誰  
不答見一女于年可二十容色甚美急趨而進至床前  
瞪目視小吳驚問爾何人何爲至此女曰我汪二姑娘  
也來尋紹興吳三悞矣悞矣吳意其爲東家待婢與老  
吳有約因笑指曰紹興吳三在對房我蘇州吳三也女  
瞥然竟去明日向老吳戲言曰昨夜大快活老吳不解  
屢言之老吳究問所以小吳笑曰吾所日擊尚抵賴乎  
老吳益疑再三問小吳告以衣服形狀並汪二姑娘來  
尋紹興吳三之語老吳爽然失色曰彼何至此耶少定

告小吳曰此吾至親也亡去已十數年不識何故尋我  
小吳驚異見其顏色沮喪不復再問至晚老吳默默無  
語而畏懼之容愈甚拉小吳至房同居小吳力辭老吳  
不得已命二僕夾床而卧小吳徹夜潛聽毫無聲息至  
曉其二僕起視老吳則已死矣

謝銅頭

鎮江西門舊在唐潁山國初遷于北城外陽彭山有  
佛寺殿宇廊廡修潔卽麗春臺古蹟也地近孔道縉紳  
當道迎送飲餞皆在此處自城門遷後路旣隔遠此寺  
遂廢惟存大銅佛三尊相傳五代時所鑄約數萬斤露

處山內有謝某者素販銅爲業潛勾通書役銷鑄而朋分之議定工費皆謝出謝取其半諸人分其半銷鑄之日四體皆化惟佛頭不壞衆皆疑懼謝曰此易事耳登鑪溺之佛頭竟燬謝年四十餘尙無子是時方歡笑間傭工者至前賀家中已生子矣謝大喜以爲此佛劫數當爲我燬遂名其子爲謝銅頭家由此少裕日以私鑄制錢爲事數年後其黨以私鑄見獲詞連謝某謝自以熱灰揉瞎雙目到案時言目瞽已久讎坂顯然竟得漏網及銅頭長成仍事私鑄復爲人所控乾隆某年父子對縛斬于陽彭山下

烏頭太子

胡某世以丹徒江上洲田爲業乾隆十八年冬初至洲收租以所收稻晒于場上有烏鴉羣集食稻吳取土塊逐之隨手中一烏啞然墜地復奮起飛去吳歸莊房晚餐後忽聞風雨聲啟戶仰視天色深黑大雨如注急入室衣色全白皆鴉糞矣吳因憶人言禽糞着身者不吉我今被汚殆將死乎自此遂病雀爪風手足抽掣不便起卧又不能持物飲食需人扶餵不堪其苦然心甚明斯因自念鴉食我稻我逐之有何過乃敢祟我必控之于神屢勸此念實未能寫狀也一日晝寢夢以黃紙自

寫一狀將投于城隍廟忽空中有黑雲二片飛下至地  
化青衣人何吳曰君前所鑿者非鴉也乃烏頭太子也  
君因得罪于彼故思此恙若再往告彼罪益重矣不如  
具酒食請罪于太子可保全也吳不聽且怒曰彼食我  
稻又安崇我我必告之須臾空中又下黑雲二片化作  
少年元色冠巾一人持黑傘隨其後向吳拱手曰君欲  
控烏頭太子耶控詞何似吳持與觀之少年曰君前擊  
中太子故有此疾今知其誤也某爲君緩頰于太子可  
保君如舊何須控告即因取控詞懷之飛去吳遽前往  
奪忽然驚醒自此所患漸愈兩月後平復如常



吳生兩入陰間

吳某丹徒舊家子也其祖父俱在巽序祖爲人端直鄉閭推重歿十數年某始娶婦琴瑟甚篤乾隆丙子其婦暴卒吳追思不已有朱長班者台城皆知其走陰差因吳治喪彼朝夕來供役吳因私問陰司事朱言陰司與人世無異無罪者安閑自適有罪者始入各獄吳遂懇其携往陰司一與妻見朱云陰陽道隔生人尤不宜濫入老相公待我甚好我豈肯作此狡獪吳黷之不已朱云此事我不爲相公果堅意欲往可往城裏太平橋側尋丹陽常媽許以重資或可同往吳欣然次日尋得常

媽初亦不允許錢數千始允之且曰相公某日可擇一  
靜屋獨宿我卽來相約但衣履一切不可使人稍爲移  
動稍移動卽不能還陽矣諄囑再四而歸吳自妻歿後  
卽獨宿于一廂屋內至某日吳私囑其孀母曰姪今病  
甚須早卧望孀母爲我鎖房切不可令人擅入動我衣  
履此姪生死關頭也孀母甚駭問其故不告乃陰爲檢  
點之吳旣入房燃一燈于床前心有此事展轉不寢杳  
念曰彼原未囑我熟睡但彼從何來招我耶抑妄言耶  
二鼓後見有黑烟一線白窗隙間入嫋嫋然如蛇之吐  
舌也吳心甚懼少頃其烟變成一黑團大如斗直撲吳

面遂昏暈有人在耳邊悄言曰吳相公同去聲卽常姬也  
以手扶起同由門隙而出所過窗戶皆無礙見其孀  
母房門有火光數叢蓋與諸弟同宿于內甫出大門則  
另一天地黃沙漫漫不辨南北途中所見街市衙署與  
人世彷彿行至一處見一大池水紅色婦女在內哀號  
常指曰此卽佛家所謂血汚池也娘子想在其內吳左  
右顧見其妻在東角吳痛哭相呼妻亦近至岸邊垂泪  
與語並以手來拉吳入他吳欲奔赴常姬大驚力挽吳  
告之曰池水涓滴著人卽不能返入此他者皆由生平  
毒虐婢妾之故凡毆婢妾見血不止者卽入此池以婢

妾身上流血之多寡爲入池之淺深吳曰我娘子並未  
毆婢妾何田至此嫗曰此前生事也吳又問娘子並未  
生產何入此池嫗言我前已言明此池非爲生產故也  
生產是人間常事有何罪過言畢率吳從原路歸吳昏  
睡過午始起面色黃白若入病者數日方復月餘吳思  
妾轉甚走至常嫗家告以欲再往看之意常甚難之許  
以數倍之資始爲首肯如前囑嫗母鎖門常嫗復來相  
約出門行里許常嫗忽慄吳奔去吳不解其故錯愕間  
目前有一老翁肩輿而至覲而乃其祖也吳惶遽欲避  
祖喝曰汝何爲至此吳無奈何告以故其祖大怒曰各

人生死有命汝乃不達若此手批其頰罵曰汝若再來  
我必告知陰官立斬常嫗遣輿夫送至河畔輿夫從後  
推吳入河大叫而醒左頰青腫痛不可忍托病卧房中  
十數日始愈時吳有姻戚某翁病篤吳謂其嫗母曰某  
翁某日方死嫗驚問之吳告以兩次所見並言於一衙  
署前見所挂牌上姓名月日故知之也白後吳神氣委  
靡兩目藍色下午後即常見鬼至今猶存吳嫗母法嘉  
孫中表法故悉其顛末而爲予言

狐道學

法君祖母孫氏外家有孫某者巨富也 國初梅寇之

亂移家金壇一日有胡姓攜其子孫奴僕數十人行李甚富過其門云是山西人遇兵不能行願假尊屋暫住孫接其言貌知非常人分一宅居之暇日過與閒話見其室中有琴劍書籍所讀者皆黃庭道德等經所談者皆心性語錄中語遇其子孫奴僕甚嚴言笑不苟孫家人皆以狐道學稱之孫氏小婢有姿一日遇翁之幼孫于巷遽抱之婢不從白于胡翁翁慰之曰汝勿怒吾將杖之明日日將午胡翁之門不啟累叩不應遣人踰墻開門闔之宅內一無所有惟書室中有白金三十兩置几上書租資二字再尋之階下有一指死小狐法子曰

此狐乃眞理學也世有日談理學而身作巧宦者其愧  
狐遠矣

新齊諧卷二十三

隨園戲編

太白山神

秦中太白山神最靈山頂有三池曰大太白中太白三  
太白木葉草泥偶落池中則群鳥御去土人號曰淨池  
鳥有木匠某墜池中見黃衣人引至一殿殿中有王者  
科頭朱履鬚髮蒼然顧匠者笑曰知爾藝巧相煩作一  
亭故召汝來匠遂居水府三年功成王賞三千金許其  
歸匠者嫌金重難帶辭之而出見府中多小犬毛作金  
絲色向王乞取王不許匠者偷抱一犬于懷辭出路上



開懷視之一小金龍騰空飛去爪傷匠者之手終身廢棄歸家後忽一日雷雨下水雹皆化爲金稱之得三千兩

### 太平閒吏

王員外中齋予告後卜居江寧題一齋額曰太平閒吏後十年員外卒屋之東偏售于太平守王克端屋之西偏售于太平守李敏第

### 楚雄奇樹

楚雄府礪嘉州者卜夷地方有冬青樹根蟠大十里遠望如開數十座未行其中桌椅床榻厨櫃俱全可作十

餘戶惜樹葉稀不能遮風雨耳其根拔地而出枝枝有腳

泗州怪碑

泗州虹縣有井是禹王鎖巫支祈處鐵索猶存旁有石碑頭不可動一那移其頭則碑孔內便流黃水如金色

雁蕩動靜石

南雁宕有兩石相壓大可屋二間下爲靜石上爲動石欲推動之須一人卧靜石上撐以雙腳石轟然作聲移開尺許如立而手推之雖千萬人不能動石一步其理卒不可解

瓦屑廟石人無頭

太湖旁有瓦屑廟廟不甚大中坐石人二十餘頭皆斫  
落在地有以手握之者相傳張士誠被圍夜有石將  
軍率部伍拒戰甚勇城破後廟中石人頭俱墜地矣一  
云明末石人夜爲民崇故村民以鐵鋤擊去其頭

十三猫同日殉節

江寧王御史父某有老妾年七十餘畜十三猫愛如子  
子各有乳名呼之卽至乾隆己酉老奶奶亡十三猫繞  
棺哀鳴餵以魚殮流泪不食餓三日竟同死

鬼吹頭彎

林于總者江西武舉解餉入都路過山東宿古廟中俗  
言此樓有怪宜小心林恃勇夜張燈燭坐以待之半夜  
後橐橐有聲一紅衣女踏梯上先向佛前膜拜行禮畢  
望林而笑林不爲意女被髮瞋目向前撲林林取几擲  
之女側身避几而以手來牽林握其手冷硬如鐵女被  
握不能動乃以口吹林臭氣難耐林不得已回頭避之  
格鬪良久至鷄鳴時女身倒地乃僵尸也明日報官焚  
之此怪遂絕然林自此頭顱彎如茄瓢不復能正矣

蝦蟆教書蟻排陣

余幼住葵巷見乞兒索錢者身佩一布袋兩竹筒袋貯

蝦蟆九個筒貯紅白兩種蟻約千許到店市櫃上演其  
法畢索錢三文卽去一名蝦蟆教書其法設一小木椅  
大者自袋躍出坐其上八小者亦躍出環伺之寂然無  
聲乞人喝曰教書大者應聲曰閣閣群皆應曰閣閣自  
此連曰閣閣幾聒人耳乞人曰止當卽絕聲一名馬蟻  
擺陣其法張紅白二旗各長尺許乞人傾其筒紅白蟻  
亂走櫃上乞人扇以紅旗曰歸隊紅蟻排作一行乞人  
扇以白旗曰歸隊白蟻排之作一行乞人又以兩旗互  
扇喝曰穿陣走紅白蟻遂穿雜而行左旋右轉行不亂  
步行數匝以筒接之仍蠕蠕然各入筒矣蝦蟆螻蟻至

微至蠢之蟲不知作何教法

### 木犬能吠

葉公文麟言在京師到某比部家甫叩門有獅毛惡犬咆哮而出狀若噬人者葉大怖主人隨出喝之犬卧不動主人視客笑吃吃不止問何故曰此木犬也外覆以獅毛中設關鍵遂能吠走葉不信主人更出一鷄黃羽絳冠申頸報曉披毛視之亦木所爲

### 銅人演西廂

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八許身軀耳目手足悉銅鑄成其心腹腎腸皆用關

鍵湊接如自鳴鐘法每齣插匙開鎖有一定準程候開則坐卧行止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行開箱着衣服身段交接揖讓進退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演畢自脫衣卧倒箱中臨值場時自行起立仍上戲毯西洋人巧一至于此

### 雙花廟

雍正間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風姿春日戲場觀戲覺旁有摩其髻者大怒將罵而毆之回面則其人亦少年貌更美于已意乃釋然轉以手摸其陰其人喜出意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讀書而未入泮

者也兩人遂攜手行赴杏花村館燕飲盟誓此後出必  
同車坐必同席彼此熏香剃面小袖穿襟不知鳥之雌  
雄也城中惡棍王禿兒伺于無人之處將強姦焉二人  
不可遂殺之樹屍城角之陰兩家父母報官相驗捕役  
見禿兒衣上有血擒而訊之吐情伏法兩少年者平時  
恂恂文理通順邑人憐之爲立廟每祀必供杏花一枝  
號雙花廟偶有所禱無不立應因之香火頗盛數年後  
邑令劉大鬚子過其地聞雙花廟原委得其詳怒曰此  
淫祠也兩惡少年何祀之爲命里保毀之是夜劉夢見  
兩人一摔其鬚一唾其面罵曰汝何由知我爲惡少年



乎汝父母官非吾奴婢能知我二人枕被間事乎當日  
三國時周瑜孫策俱以美少年交好同寢宿彼蓋世英  
雄汝亦以爲惡少年乎汝作令以來某事受枉法贓若  
于某年枉殺周貢生某獨非惡人而謂我惡乎吾本欲  
立索汝命因王法將加死期已近姑且饒汝袖中出一  
棍長三尺許繫劉辯髮上曰汝他日自知劉驚醒與家  
人言將復建廟祀之而報于發言未幾以贓事被叅竟  
伏絞罪方知一棍之徵也

假女

貴陽縣美男子洪某假爲針線娘教女子刺繡行其伎

于楚黔兩省長沙李秀才聘請刺繡欲私之乃以實告  
李笑曰汝果男耶則更佳矣吾嘗恨北魏時魏主入宮  
朝太后見二美尼召而暱之皆男子也遂置之法蠢哉  
魏主何不封以龍陽而畜爲侍從如此不獨已得幸臣  
且不傷母后之心洪欣然就之李甚寵愛數年後又至  
江夏有杜某欲私之洪欲以媚李者媚杜而其人非解  
事者遂控到官解回貴陽臬使親驗之其聲嬌細頸無  
結喉髮垂委地肌膚玉映腰圍僅一尺三寸而私處稜  
肥肉厚如大鮮菌自言幼無父母隣有孀母撫養之長  
與有私遂不剃髮且與纏足詭言女也隣母死乃爲繡

師教人十七歲出門今二十七歲十年中所遇女子無  
算問其姓氏曰抵我罪足矣何必傷人閨閫訊以三木  
始供吐某某撫軍欲擬長流梟使爭以爲妖人非斬不  
可乃置極刑死前一日謂獄吏曰我享人間未有之樂  
死亦何憾然某梟使亦將不免我罪止和姦畜髮誘人  
亦不過刁姦耳于律無死決且諸女子與通者皆昧  
不明之事儘可覆蓋何必逼我供招宣諸章奏各擬重  
杖使數十郡縣富貴人家女子玉雪肌膚困于朱木乎  
次日赴市受戮指其跪處曰後三年訊我者在此矣已  
而梟使果以事誅衆咸異焉余謂此事與明史所載嘉

靖年間妖人桑狝相同桑不報仇而洪乃報仇何耶

預知科名

族弟袁楠作秀才時癸酉鄉試因有家難場前奔走倦矣入闈進洪字三號天已晚卽鋪板熟睡一鼓後聞有人問何號是袁相公不覺驚起其人乃同考秀才素不相識者問君姓袁可名楠乎曰然其人拱手作賀曰君已中矣問何以知之曰我臨安人姓謝與君同號頃睡夢間聞外喊取題目紙聲甚急及取之只一紙首題是邦有道危言危行二句其時同號中有六七十人嘈嘈爭問題目何止一紙外答曰此號只中洪字第三號袁

某應得一紙耳君旣坐此號名姓皆符故來相報袁謝而領之黎明題紙出果如其言乃大喜自命必中縱筆疾書又如宿構榜發竟登第

胡鵬南

胡公鵬南巡視中城一日聞姊病往視之姊已昏迷問胡至謾然而起曰弟來視我甚善然弟宜速歸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子弟不解其故胡旣去姊語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將送我至城隍府路遇旌旗皂役曰舊城隍陞去新城隍到任汝且將女犯押回問新城隍何人曰吏科給事中胡鵬南也我驚醒不意鵬南卽坐

我床上故我勸令還家汝等可速往視之如其言胡已沐浴朝服無疾而逝矣胡乃春圃座師

龍護高家堰

乾隆二十七年學使李公因培科考淮安清晨風雨怒號生徒驚顧不能唱名正躊躇間地大震轅外旗竿被龍攫入雲中不知所往河水暴漲與高家堰相齊河督高公及各廳官面如土色皆云西風一大則惟揚休矣方恐怖間忽轉東風天低若蓋將壓人頭見黑龍在雲中拖尾取水數捲後頃刻之間洪澤湖水低三丈人心大安龍之鱗甲金光四射惟頭角則不可見此石埭縣

教官沈公雨潭所目擊

雷公被污

沈公又云是年淮安有雷轟轟然將擊孤貧院中一老婦婦方解褲洩心急甚卽以馬桶潑之隨見金甲者繞屋而下少頃有雷神蹲老婦之旁大嘴黑身長二尺許腰下有黑皮如裙遮掩下體瞪目無言兩翅閃閃搖動不止居民報知山陽縣官官遣道士來畫符建醮以清水沃其頭至十餘石次日復雨才能飛去

李文貞公夢兆

李相公光地未貴時祈夢于九龍灘廟神贈詩一聯云

身無心想功名兩不成李意頗惡之後中戊戌科進士爲宰相方知戊戌兩字皆似成字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成相字

鬼求路引

德齡安孝廉知太倉州事內幕某浙人也偶染時症一夕大呼曰歸歟歸歟胡不歸察其音陝人也問何以不歸曰無路引問何以死于此曰我寧夏人姓莫名容非前太倉刺史趙西遠親也萬里齎糧而來爲投趙故趙刺史反拒不納且一文不贈故窮餒怨死于此問何以不纏趙幕友與汝寧有冤乎曰趙已他遷鬼無路引示



能出境纏他人無益放來纏幕友庶幾驚動主人哀憐幕友必與我路引德公聞而許之召吏房作文書咨明一路河神關吏放真容非魂歸故鄉幕友病不醫而愈

石揆諦暉

石揆諦暉二僧皆南能教也石揆參禪諦暉持戒兩人各不相下諦暉住杭州靈隱寺香火極盛石揆謀奪之會天竺祈雨石揆持呪召黑龍行兩人共見之以爲神諦暉聞知卽避去隱雲栖最僻處石揆爲靈隱長老垂三十年身本萬歷孝廉曰若懸河靈隱蘭若之會震動一時有沈氏兒喪父母爲人傭工隨施空人寺石揆見

之大驚願乞此兒爲弟子施主許之兒方七歲卽爲延師教讀兒欲肉食卽與之肉兒欲衣繡卽衣之繡不削髮也兒亦聰穎通舉子業年將冠矣督學某考杭州令兒應考取名近思遂取中府學第三名月餘石揆傳集合寺諸僧曰近思余小沙彌也何得瞞我入學爲生員耶命跪佛前剃其髮披以袈裟改名逃佛同學諸生聞之大怒連名數百人上控巡撫學院道姦僧敢剃生員髮援儒入墨不法已甚有項霜泉者仁和學霸也率家僮數十篡取近思爲假辮以飾之卽以已妹配之置酒作樂聚三學弟子員賦催粧詩作賀諸大府雖與石揆

交而衆怒難犯不得已准諸生所控許近思薈髮爲儒  
諸生猶不服各洶洶然欲焚靈隱寺毆石揆大府不得  
已取石揆兩侍者各笞十五群忿始息後一月石揆命  
侍者撞鐘鼓召集合寺僧各持香一炷禮佛畢泣曰此  
予負諦暉之報也靈隱本諦暉所住地而予以一念爭  
勝之心奪之此念延綿不已念已身滅度後非有大福  
分人不能掌持此地沈氏兒風骨巖整在人間爲一品  
官在佛家爲羅漢身故余見而頃心欲以此坐與之又  
一念爭勝欲使佛法勝于孔子故先使人學以繼我孝  
廉出身之衣鉢此皆貪嗔未滅之客氣也今侍兒受杖

爲辱已甚尙何面目坐方丈乎夫儒家之改過卽佛家之懺悔也自今已往吾將赴釋梵天王處懺悔百年纔能得道諸弟子速持我禪杖一枝白玉鉢盂一個紫衣袈裟一襲往迎諦暉爲我補過群僧合掌跪泣曰諦暉逃出已三十年音耗寂然從何地迎接曰現在雲棲第幾山第幾寺戶外有松一株井一口汝第記此去訪可也言畢跌坐而逝鼻垂玉柱二尺許羣僧如其言果得諦暉忱後中進士官左都御史立朝有聲謚清恪雖貴每言石揆養育之恩未嘗不泣下也

諦暉有老友惲某常州武進人逃難外出披甲有兒年

七歲賣杭州駐防都統家諦暉欲救出之會杭州二月十九日觀音生日滿漢士女咸往天竺進香過靈隱必拜方丈大和尚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膜手來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都統夫人某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知瘦而纖者惲氏兒也矍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大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扑之從此罪孽深重禍不旋踵矣夫人皇急求救曰無可救夫人愈恐告都統都統親來長跪不起必求開一線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

寺而僧不知迎罪亦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地藏王  
入寺緩緩爲公夫婦懺悔并爲自己懺悔都統大喜布  
施百畝以兒與諦暉暉教之讀書學畫取名壽平後  
卽縵之還家曰吾不學石揆癡也後壽平畫名日噪詩  
文清妙人或問懺沈二人優劣諦暉曰沈近思學儒不  
能脫周程張朱窠臼懺壽平學畫能出文沈唐仇範圍  
以吾觀之懺爲優也言未已以戒尺自擊其頸曰又與  
石揆爭勝矣不可不可諦暉壽一百零四歲

### 天上四花園

嘉興祝孝廉維誥爲中書舍人好扶乩言休咎往往有

應者將死前一月乩仙自稱我天上看園叟也特來奉  
迎祝問天上安得有園叟云天上花園甚多不能言其  
數但我所管領者四園三主人耳問主人爲誰曰盲辟  
疆張廣泗其一則足下也祝問盲與張絕不相倫何以  
共在一處曰君等三人皆隸仙籍盲降生爲公子享福  
太多現今未許復位園尙荒蕪張福刀最大以作經畧  
時殺降太多上帝怒之將置冥獄幸而生前已罹國法  
故猶許住園君在世無過無功今陽數將終可來復位  
言畢乩盤不動是年祝病亡

條陳什習

常州武生某素有力往金陵鄉試路過龍潭見一  
門首因口渴向其索茶婦以生不分男女大罵閉門進  
去生思不與茶則已何至詈罵氣甚不平見其田中卧  
碌碡一條卽用力擎起架于樹上而去明日婦開門見  
之詢隣人皆曰此物非數人不能動莫非樹神所爲乎  
因朝夕敬禮有求必應或侮慢之卽有不利如是者月  
餘生試畢歸家仍過其地見所置碌碡尙在樹間其下  
香火羅列禳禱者紛紛心知爲已所悞笑而不言是晚  
宿店中思此事終是惑衆必轉去說明方好忽朦朧睡  
去見有人告曰我某處鬼也游魂到此假托樹神以圖



血食君新科貴人故不敢隱瞞若肯見容不說破感恩  
非淺言畢不見生遂不轉去徑回常州是科榜發果中  
舉人

風流具

長安蔣生戶部員外某第三子也風流自喜偶步海岱  
門見車上婦美初窺之婦不介意乃隨其車而尾之婦  
有愠色蔣尾不已婦轉嗔爲笑以手招蔣蔣喜出意外  
愈往追車婦亦回頭顧盼若有情者蔣神魂迷蕩不知  
兩足之蹣跚也行七八里至一大宅車中婦入蔣癡立  
門外不敢近又不忍去徘徊間有小婢出手招蔣且指

則難以無錢相覆矣客在樓下呼曰汝主病詐也必是  
抱優童娶小奶奶故不許我登樓我偏欲上樓一看兩  
侍者固拒之爭吵不已主人愈惶急又低語負參者曰  
速藏參速藏參母爲惡客所見床下竹箱可以安放以  
銅鎖鑰匙付之曰汝坐箱上護守參我自下樓見彼或  
能止其上樓亦未可定踉蹌下樓與客始而寒暄繼而  
戲罵客必欲上樓主人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過防  
我借銀耳慮我見汝樓上有銀故也如此薄待我我卽  
去永不再來主人陽爲謝罪送客出僮僕亦隨之出許  
久寂然負參者端坐箱上以待良久不至始有疑意開

鑽取參參不見藏參之箱一活底箱也箱底板卽樓板方戲罵時從樓下脫板取參守參者不知也

偷畫

有白日入人家偷畫者方捲出門主人自外歸賊窘持畫而跪曰此小人家祖宗像也窮極無奈願以易米數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揮叱之去竟不取視登堂則所懸趙子昂畫失矣

偷靴

或着新靴行市上一人向之長揖握手寒暄着靴者茫然曰素不相識其人怒笑曰汝着新靴便忘故人掀其

唱擲瓦上去着靴者疑此人醉故酌酒方徬徨間又一  
人來笑曰前客何惡戲耶頭烈日中何不上瓦取  
帽着靴者曰無梯奈何其人曰我慣作好事以肩當梯  
與汝踏上瓦何如着靴者感謝乃蹲地上聳其肩着靴  
者將上則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宜惜我衫亦宜惜  
汝靴雖新靴底泥土不少忍污我肩上衫乎着靴者愧  
謝脫靴交彼以襪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徑奔取帽者高  
居瓦上勢不能下市人以爲兩人交好故相戲也無過  
問者失靴人哀告街隣尋覓得梯纔下持靴者不知何  
處去矣

偷墻

京中富人欲買磚造墻某甲來曰某王府門外墻現欲折舊磚換新磚公何不買其舊者富人疑之曰王爺未必賣磚某甲曰微公言某亦疑之然某在王爺門下久不妄言公既不信請遣人同至王府候王出某跪請看王爺點頭再拆未遲富人以爲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買舊磚者以弓尺量若干長可折二分算也適王下朝某甲攔王馬頭跪作滿洲語喃喃然王果點頭以手指門前墻曰憑渠量甲卽持弓尺率同往奴量墻縱橫算得十七丈七尺該價百金歸告富人富人喜卽予

半價擇吉日遣家奴率人往拆牆王府司閹者大怒擒問之奴曰王爺所命也司閹者啟王王大笑曰某日路馬頭白事者自稱某貝子家奴主人要築府外照牆愛我牆式樣故來求丈量以便如式砌築我以為此細事有何不可故手指牆命丈事原有之非云賣也富人謝罪求釋所費不貲而某甲已逃

### 鬼妬一則

常德張太守之女許周氏子年十七以療疾亡周別聘王氏女年亦十七甫締姻尙無婚期王女忽中惡以手批頰曰我張四小姐也汝何人敢奪我郎君周氏子聞

之告太守太守夫人治家素嚴聞之大怒懸亡女畫像罵曰汝與周郎連姻尙未成親汝死周郎再娶亦禮之常何以往害王家女無恥若是罵畢折桃枝擊之未數下門外周郎奔來求饒問何故曰王女口稱張四小姐呼痛去矣并求替他母親說情故壻特來王氏女竟愈杭州馬坡巷謝叟賣魚爲業生二女俱有姿有武生李某見而悅焉李貌亦美先有表妹王氏慕之託人說婚李却王氏就婚於謝王氏以療亡謝嫁未逾月忽坡髮佯狂口稱我王氏也汝一個賣魚婆何得奪我秀才取凡上剪刀自刺其心曰取汝蜜羅柑謝叟夫妻往秀才

家燒紙錢作齋醮跪求卒不能救問靈羅相何物曰你  
女兒之心肝也未幾女竟死秀才又來求聘其妹謝更  
有戒心不許妹悅其親曰我不畏鬼如其來我將揮刀  
殺之爲姊報仇謝不得已仍嫁與之婚後鬼竟寂然爲  
秀才生一子而寡居

### 人面豆

山東于七之亂人死者多平定後田中黃豆生形如人  
面老少男婦好醜不一而其目口鼻俱全自頸以下皆  
有血影土人呼爲人面豆

### 粉槿



杭州范某娶再婚婦年五十餘齒半落矣奩具內橐橐有聲啟視則匣裝兩胡桃不知其所用以爲偶遺落耳次早老婦臨鏡敷粉兩頰內陷以齒落故粉不能勻呼婢曰取我粉奩來婢以胡桃進婦取含兩頰中撲粉遂勻杭人從此戲呼胡桃爲粉奩

口琴

崖州人能含細竹裝絃其上以手拉之上下如彈胡琴狀其聲幽咽號曰口琴

蕪湖朱生

蕪湖監生朱某家富而蓄待奴僕尤苛捐州牧入都路

出往平以一二文之微痛管其奴奴懷恨夜伺其睡持  
所用錫湯壺擊其頂門腦裂而死店主告官置奴于法  
後十年蕪湖趙孝廉會試誤投此店燈下見赤身披血  
而立者曰我朱某也欲有所求趙曰汝奴凌遲汝冤已  
雪汝復何求曰窮極求救曰汝身雖亡汝家大富汝雖  
爲鬼不合苦窮曰我死後方知生前所有銀錢一絲不  
能帶到陰間奈陰間需用更甚於陽間我客死於此兩  
手空空爲羣鬼所不齒公念故人之誼燒些紙錢與我  
以便與羣鬼爭雄問何不歸曰凡人某處生某處死天  
曹都有定簿非有大福力超度者不能來往自如橫死

者陰司設關於神嚴束之故不能還故鄉問紙錢紙也  
陰司何所用之曰公此問誤矣陽間真錢亦銅也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亦無所用不過習俗所尚人鬼自趨之  
耳言畢不見趙哀之爲焚紙鏹五千而行

### 白日鬼

有偷兒戚姓技最工攫取慚多恐跡之者衆因僦義冢  
旁敗屋居焉有數鬼見夢曰若宜祀我會且致富戚于  
夢中諾之覺以爲妄亡何鬼復見夢曰三日內祀我出  
三日則若干夜間所偷予能白日取之戚倔強覺而不  
祭三月後果大病命其妻檢視諸物徵鬼言驗名時曰

亭午諸物忽自移動若隱隱有運之者欲起奪之手足如縛物盡而縛解成病亦痊乃大悟笑曰我燒悶香迷人今乃爲鬼所迷世俗所稱白日鬼其斯之謂歟自此改行爲善

### 饒州府幕友

慈溪袁如浩遊幕西江與寧都州程牧交好乾隆三十一年程公委署饒州府篆邀如浩偕往時郡署新遭回祿前太守某被焚身死程公到任修葺尙未告成夜間如浩持燈往廁中遇一人年三十許衣月白衫舉頭望月若有所思惟下體所着鞋襪縷糊莫辨見如浩至拱

手問訊審其音杭人也自言周姓字澹菴如浩因署內並無是人詰所自來乃歛歔告曰我非人乃鬼也我係前任司錢穀幕友上年饒郡被災太守某侵蝕賑糧郡民藉某率領三十餘人赴部告隼蒙發本省大憲審問弔核賑冊不料太守已早捏造印簿升斗出入皆有可憑大憲為其所欺遂將數人問成誣告卽行正法此輩怨魂上訴都城隍牒聞羅審訊我係幕友故被株連又值公事甚忙正在查辦饒郡災民冊子候至月餘始得審明太守某冒賑是實又冤殺數人卽遣鬼隸擒縛放入火中以故在署燒死我非同謀罪雖獲免而皮囊已

處不能還魂只得羈留在此因停厝處被瓦木匠搜剔終日穢雜坐卧不安先生肯爲我移至郊外舍恩不淺言訖不見如詰次日尋至署後果見黑漆棺一具停在牆邊諸工作人在傍喧嚷遂告知主人昇至城外擇地掩埋作文祭之

雷誅不孝

湖南鳳凰廳張二賦性兇惡父死依母而居母年七十餘視若老婢少不如意輒加呵叱隣里忿極欲鳴之官母溺愛隱忍反爲調護乾隆庚寅六月七日值其生辰畱群不逞飲酒食麵家故貧未娶厨中僅母一人司炊

某酒酣索麵母云柴濕火不旺姑少待某怒赴內呵責  
母急捧一碗戰兢而至因惶遽忘下箸薑某怒接碗  
磨面打母母倒地仰天大哭忽天光晝晦雲氣如墨雷  
聲隱隱而起某自知于天之怒卽扶母起跪地謝罪母  
亦代爲跪求某伏母後抱持母足不放雷電繞屋不去  
母起立焚香忽火光如流星飛人中堂將某攝去擊死  
于街隣里聚觀同聲稱快朱孝廉名錦者適王敬修書  
院講席聞而趨視見其面目焦黑左太陽一孔如針大  
作硫黃氣其身踣縮如偃鷲堤起則長放手卽縮益骨  
節已震碎矣釜底有字似篆非篆不能識

## 桂花相公

江西豐城縣署後有桂花相公祠相公之里居姓氏弗可考相傳爲明時人作幕典臧令有盜案株連數人相公廉其寃欲釋之令不從遂大怒觸桂樹而死後人肖其像爲之立祠稱爲桂花相公相公甚靈異宰斯土者必先行香凡存命案發覺前一日相公必脫帽几上自露其頂始而異之積久如是亦弗之怪

## 落際

海水至彭湖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際落者水落下而不回也有閩人過臺灣被風吹落際中以爲萬無生理



忽聞大震一聲人人跌倒船遂不動徐視之方知抵一荒島岸上砂石盡是赤金有怪鳥見人不飛人饑則捕食之夜聞鬼聲啾啾不一居半年漸通鬼語鬼言我輩皆中國人當年落際流屍到此不知去中國幾萬里矣久棲于此頗知海性大抵閱二十年落際一平生人未死者可以望歸今正當際水將平時君等修補船隻可望生還如其言群鬼哭而送之競取岸上金沙爲贈囑曰幸致聲鄉里好作佛事替我等超度衆咸鬼之情遠家後各出貲建大醮以祝謝焉

鐵公鷄

濟南富翁某性慳吝綽號鐵公鷄言一毛不拔也忽呼媒納妾價欲至廉貌欲至美媒笑而允之未幾攜一女來不索價但取衣食充足而已翁大喜過望女又甚美頗嬖之一日女置酒勸翁曰君年已老需此多錢無用何不散之貧人使感德耶翁大怒拒之嗣後且防之慮其花費如是者半年啟其所藏已空矣翁知女所竊拔刀問之女笑曰君以我爲人乎我孤也君家從前有後樓七間是我一家所居君之祖父每月以鷄酒相餉已數十年自君掌家以多費故罷之轉租取息俾我一家無住宿處懷恨在心故來相報耳言訖不見

夜星子

京師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有巫能以桑弧挑矢捉之  
某侍郎家其曾祖留一妾年九十餘舉家呼爲老姨日  
坐炕上不言不笑健飯無病愛畜一猫相守不離侍郎  
有幼子尙襁褓夜啼不止乃命捉夜星子巫來治之巫  
手小弓箭箭幹縛素絲數丈以第四指環之坐至半夜  
月色上窻隱隱見窻紙有影倏進倏却彷彿一婦人長  
七八尺手執長矛騎馬而行巫推手低語曰夜星子來  
矣彎弓射之唧唧有聲棄矛反奔巫破窻引線牽衆逐  
之比至後房其絲竟入門噪衆呼老姨不應乃燒燭人

覓一婢呼曰老姨中箭矣環視之果見小箭釘老姨肩  
上呻吟流血所畜猶猶在膝下所持矛乃小竹簳也舉  
家撲殺其猫而絕老姨之飲食未幾死兒不復啼

### 瘍醫

大興霍篋霍筠霍筦皆瘍醫子筠獨秀逸出群不屑屑  
本業而喜讀書父以其梗家教怒而責之賴有鄰翁姚  
學究者時來勸勉因得肆力于舉子業不數年父死篋  
筦各行其術頗能自贍獨筠謀生計拙日就窮困時值  
試期筠步行之通州一老僕相隨因起身晚行二十餘  
里日已西下苦無宿店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一嫗

奔走氣喘老僕遮問曰此處有人家借宿否嫗應曰正  
有急事去請外科不得代借徇家筠急呼曰我曉外科  
何不見請嫗問先生如此少年可曾娶妻否曰未也嫗  
大喜就請同行筠心疑其所問非所答俄至一莊門庭  
壯麗嫗請少待容先入白老夫人少頃嫗率婢婦數十  
趨出曰老夫人奉請筠與老僕隨嫗行數十餘間屋始  
到上房夫人已相待于中堂年約三十餘珠環玉珮光  
艷奪目與筠行賓主禮問姓字年齒及未婚原委筠以  
實對夫人之顏色甚怡屏去侍婢謂筠曰身姓符本籍  
河南寄居于此孀居無子只生一女名宜春年已十七

待字于家忽患瘡疾在私處不便令人醫治嘗與小女  
商量必訪得醫生貌美年少者乃請療病病愈即以小  
女相配如先生者正是合式但未知手段何如筠初念  
不過欲求一宿及聞此語喜不自勝夫人命喚蕊兒傳  
語親攜筠手而行歷曲室數重始至閨閣啟簾入見麗  
人擁錦衾而臥夫人謂女曰郎君乃良醫也見意可否  
女脫筠低語曰娘以爲可便可耳夫人曰先生請看病  
娘且暫去女羞澁不勝蕊兒屢促之乃斜臥向內舉袖  
障面筠坐床側欵欵啟衾則雙臂玉映穀道幽細而霞  
深惟私處蔽以紅羅瘡大如錢筠視畢覆衾下床夫人

迎于窗外延至書齋陳設精雅筠麾諸婢出碎扇上所繫紫金錠調以硯水攜入見夫人曰此藥忌陰人手須親敷乃可夫人曰但得病愈任郎所爲筠復啟衾摩挲其臀溫存敷藥女但微笑不作一語越數日瘡愈夫人舉酒囑筠曰郎君之千小女天使來也乃部署新室消吉台丞新婚彌月筠欲歸家夫人曰此間荒野不足栖遲京師阜城門外有故宅一所郎往居之筠遂同行輜重甚富旣至宅皆畫棟雕牆也居數年生子女二人一夕宜春忽泣向筠曰夙緣已盡明日將別矣四十年後當復相見天明攜手出門彼此大慟前已駐一犢車望

之甚小夫人與宜春臨兒率女婢十數人乘之車亦不覺隘瞬息不見宜春哭聲恍然在耳也筠後舉孝廉出爲某縣尹究不知四十年後再見之說果何如耳

產麒麟

蕪湖張姓者賣腐爲業其妻孕十四月生一麒麟圓手方足背青腹黃通身翠毛如繡左右臂有鱗甲金光閃閃墜地能走饌飯能食好事者以爲祥瑞方欲報官而是晚死矣距生時只七日

生夜叉

紹興鄭時若秀才妻衛氏生一夜叉通體藍色口豁向



上環眼縮鼻尖嘴紅髮雞距駱蹄落胎卽咬咬傷收生  
婆手指秀才大懼持刀殺之夜又作格鬥狀良久乃斃  
血色皆青其母亦驚死

### 石膏因果

嘉定張某有名醫之號偶下藥用石膏誤殺一人過後  
自知深以爲悔然亦不便語人雖家中妻子無人知者  
一年後張亦患病延徐某來診定一方而士臨煮藥時  
張自提筆加石膏一兩子弟諫不聽清晨服後取方視  
之驚曰此石膏一兩誰人加耶其子曰爺親筆所加爺  
忘之乎張嘆曰吾知之矣汝速備後事可也作偽語曰

石膏石膏兩命一刀庸醫殺人因果難逃過午而卒

劉伯溫後輩

紹興上虞縣署後園有古墓相傳新令到任拜城隍神後必往祭之由來舊矣乾隆間有冉姓者宰其地禮房吏以舊例請冉問從前縣令到任時可有不祭者乎曰惟張某性倔强竟不行此禮今現任湖北布政司冉曰我有志效張公竟不祭一日至廳審事見有古衣冠客乘輿至徑上堂冉竟不知爲鬼叱傳事吏何以不報語未畢其人下車拉冉入書室語曉曉不可辨但聞冉若與人爭辨者亡何氣絕作鬼語曰我姓蘇名松元未進

士爲上虞縣令死亂葬此劉伯溫猶是我後輩也汝大膽不祭或引張方伯故事折之鬼云張某祿位盛時我不能報今其運盡我將挖其眼矣冉家人環跪求恩願多備牲牢祭奠良久蘇醒冉懼遂朝服祭之尋果無恙未幾張方伯竟以事罣誤遂至喪明此事錢少詹辛楣先生爲余言

小那爺

叅預明公與小那爺交好明奉差他出三年還都行至南小街市見那立市中仲夏衣棉衣戴暖帽明心異之下馬執手各道寒暄畢那曰自與公別後每爲人欺蒙

公所贈驢爲某騎去不還新居樹木被畜牧傷擾家人  
不理幸公歸替我圖之語畢明公上馬那亦登車去明  
公歸語其事家人云那死一年矣明公大駭至那家問  
之殮時衣服與途中所見同問所贈驢其子云在某家  
據云先人所贈故不敢索公呼某嚇之道破其詐乃追  
驢還其子視其墓果被牧畜踐損爲修葺封樹而還其  
夕夢那來謝云愧無以報明午屠市中有一病驢公買  
之必獲大利明公如其言果得驢醫痊後日行五百里

水鬼鐔

武林門外西湖壩人家有老僕日暮取水遠見水面一

酒罈隨流而泛因思採取亦可貯物俄而罈已至前用手取之不意腕人罈口口漸縮小植伊入水急呼人救獲免

### 鬼市

汪太守僕人李五由潞河赴京畏晷至晚步行計天曉可進城夜半見途中街市甚盛肆中食物正熟麪飯蒸食其氣上騰腹且餒入肆中啖之酬值而出及曉遙望見京城猛憶潞河至京四十里其間不過花園打尖草舍一二家何以昨夕有街市如此盛耶頓覺胸次不快俯而嘔之蠕蠕然在地跳躍諦視之乃蝦蟆也蚯蚓蟬

結甚多心甚惡之然亦無他患又數歲乃卒

### 金娥墩

金娥墩在無錫縣城東南六十里故南唐李昱妃墓也  
娥能工詞翰進忠言昱甚愛之越數年昱發兵晉陵拏  
娥同行遇吳越王兵不得進娥適死因葬于此乾隆初  
年居民耕地得磚上篆四字云唐王寶印至今墓間尙  
多更可異者每當風雨之夕常有女鬼見形且泣且歌  
曰日侵削兮三尺土山川已改兮衆余侮

### 翻洗酒罈

廣信府徐姓少年無賴鬪酒毆死隣人畏罪逃去官司

無處查拏家人以爲死矣五年後其叔某偶見江上浮屍卽其姪也取而葬之又五年徐忽歸家家人皆以爲鬼徐曰我以殺人故逃不料入廬山中遇仙人授我煉形分身之法業已得道恐家中念我特浮一屍以相安慰今我尚有未了心事故還家一走徐故未娶其嫂半信半疑且留住焉一日搜于酒罈嫂大怒罵之徐曰洗之何妨嫂曰穢在罈裡如何可洗徐伸手入罈拉其裡出之如布袋然仰天大笑躡雲而去至今翻底罈尚存徐家所毆死隣家且起在案上得千金或云徐來作報所云了心事者卽此之謂

雷誅吉粉

湖州女子徐氏生喫胎素三歲後卽好念佛長至十四歲忽被雷誅鄉人譁然謂雷無靈及殯時見有篆文在背識者以爲唐吉粉三字

狐仙親嘴

隱仙菴有狐崇人菴中老僕王某惡而罵之夜臥于床燈下見一女子冉冉來抱之親嘴王不甚拒乃變爲短黑鬚子鬚尖如針王不勝痛大喊狐笑而去次日僕滿嘴生細眼若蝟刺者然

喇嘛



西藏謨勒孤喇嘛王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某所乾隆八年衆喇嘛乃持其舊器訪之至某所有麼些頭人子名達機已七歲矣忽指雞雛問母曰雛終將依母乎其母曰雛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人至此迎小活佛曷欵留之父母以爲妄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果有喇嘛數十輩不待延請竟造其室達機見之跣趺于地爲咒語良久衆喇嘛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冊各以相似者付之令達機審辨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拜達機釋鉢執經起遍摩衆喇嘛頂於是一喇嘛取僧

衣帽進達機自服之羣喇嘛以所攜錦茵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其父不知所爲衆奉以白金五百緡繒罽各數十端爲其父壽曰此吾寺主活侯也將迎歸西藏其父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母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乃佛轉世不能留也其父母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機于達摩洞佛寺遠近摩些千百成羣頂香皈拜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四藏明年其父母果如期生一子

夢中事只靈一半

涇縣胡諱承璘方爲諸生時夜夢至一公府若王侯之

居值其叔父在焉其叔父驚曰此地府也汝何以至承  
麟詢其叔父有何職任叔父曰爲吏爾承麟請查其祿  
命叔父閱其籍曰一窮諸生耳承麟再三哀懇求爲之  
地其叔父不得已乃以他人祿命與之相易曰此大弊  
也若被罪在不赦可若何因以其所易籍示之庚子科  
舉人雍正元年 恩科進士任長垣縣知縣某年日月  
終且謂之曰商卿試須記用卦名因以手推之一跌而  
跡承麟至庚子科首題歲寒一節因用屯蒙剝復等十  
卦成文果得高魁癸卯 恩科成進士又數年授長垣  
縣知縣一一不表無何屈死期矣因豫辦交盤且置酒

與親友作別沐浴易衣靜坐而待至黃昏後忽嘔血數  
升以爲必死矣徐徐平復竟不死復活十餘年至乾隆  
六年壽終于雲南糧道憲牀之事忽靈忽不靈如此

新齊諧卷二十四

隨園戲編

長樂奇寃

福建長樂縣民婦李氏年二十五生一子越六月而夫  
亡矢志撫孤家只一婢一蒼頭此外雖親族罕相見者  
里黨咸欽之子年十五就學外傳一日氏早紡績忽見  
白衣男子立床前駭而叱之男子趨床後沒氏懼呼婢  
入房相伴及午子自外歸同母午餐舉頭又見白衣男  
子在床前駭而呼男子復趨床下沒母語子曰聞白衣  
者財神也此屋自祖居至今百餘年得母先人所遺金

平與婢共起床下地板有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紅緞銀包一个內白銀五錠母喜欲啟其石而力有未逮乃計曰凡掘藏宜先祀財神兒曷入市買牲禮祭而後起之兒卽持銀袱趨市買猪首旣成交乃憶未經攜錢因出銀袱與屠者曰請以五錠爲贖更以布袋囊猪首歸道經縣署前有捕役尾之問小可袋內盛何物曰猪頭役盤詰再三兒怒擲袋于地曰非猪頭豈人頭耶傾囊出果一人頭鮮血滿地兒大恐啼泣役捉到官兒以買自某屠告拘屠者至所言合並以銀袱呈上經胥吏輾轉捧上皆紅緞袱及至案前開視則緞袱乃一血染白布

中包人手指五枚令大駭重訊兒兒以實對令親至其  
家啟石坑內一無頭男子衣履盡白右五指缺焉以頭  
與指合之相符遍究從來莫能得其影響因繫屠與兒  
于獄案懸莫結此乾隆二十八年事

### 燒包

粵人于七月半多以紙錢封而焚之名曰燒包各以祀  
其先祖張戚者素無賴而有膽其僕三兒卧病月餘至  
七月十六日忽自床蹶起趨而出戚追之出城至大河  
側三兒痴立點首藝語若與人爭狀戚掌其頰三兒云  
爲差人拘來替人挑送包錢戚問差何在以手指日前

立淺渚間者是也戚果見一人高帽青衣若今之軍牢  
皂隸狀手執鞭指揮戚大呼擒之一擊而沒問包在何  
處三兒云在家堂板閣上我因過重不肯擔乃拘我來  
戚歸啟家堂果有紙灰十包

### 金銀洞

高峯崖在廣西思恩府城南百里兩峯壁立崖上大書  
十三字云金七里銀七里金銀祇在七七里字畫遒勁  
不知何年鑄鑿崖下有土地祠望氣者咸稱其地有金  
銀氣自十年間工人多方搜求一無所得星士某至土  
地祠內徘徊數日攫神像去土人追及詢知像乃範金



所爲然亦不知七七里爲何義崖中旁竅數十丈上有銀洞洞中白銀纍纍大者重數十斤土人架木而登拾之卽百計不能出或向外擲之着地卽失或牽犬入將銀縛犬身向外牽之犬卽狂吠比出而身亦無銀也

### 貓怪

靖江張氏住城之南偏屋角有溝久弗疏濬淫雨不止水溢于堂張以竹竿通之八丈許竿不可出數人曳之不動疑爲泥所滯天晴復舉之竿脫然出黑氣如蛇隨竿而上頃刻天地晦冥有綠眼人乘黑戲其婢每交合其陰如刺痛不可忍張廣求符術道士某登壇治之黑

氣白壇而上如有物狀之者所舐處舌如刀割皮肉盡爛道士狂奔去道士素受法于天師不得已買舟渡江張使人隨之將求救于天師至江心見天上黑雲西起道士禮拜賀曰此妖已爲雷誅矣張歸家視之屋角震死一貓大如驢

### 夢馬言

乾隆十八年山東高蔚辰宰河南延津縣晝寢書室夢一馬衝其庭立而人言高射之正中其心馬吼而奔高驚醒適外報某村婦盧羅氏夜被殺以杖探其陰并殺二孩高往驗屍傷如所報而兇犯無以根究因憶所夢

乃順莊點名莫有馬姓者點畢無有問外莊有姓馬者  
平曰無高將庄冊翻閱沉思良久見有姓許名忠者忽  
心計曰馬屬午馬立而言則言午也正中其心當是許  
忠矣呼許曰殺此婦者汝也許驚愕叩首曰實是也以  
姦不從故殺之兩指被婦咬傷故怒而極其陰并殺其  
子但未識公何以知之高笑不答視其手血猶涔涔也  
置于法合郡以爲神

蔣靜存

鱗目蔣君字靜存余同館翰林也詩好李昌谷有驚沙  
不定亂雲飛羊燈無燄三更碧之句生時其祖夢異僧

擔十三經擲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字僧壽及長名臺  
昌以避一國諱故特改名又自夢僧畫麒麟一幅與之  
遂名麟昌十七歲舉孝廉十九歲入詞林二十五歲卒  
性傲兀不羈過目成誦常曰文章之事吾畏袁子才而  
愛裴叔度他名宿如沈歸愚易與耳卒後三日其遺孤  
三歲披帳號咷曰阿爺僧衣僧冠坐帳中家人爭來憐  
不見嗚呼靜存始終以僧爲鴻爪之露其爲戒律輪迴  
似矣然吾與之談輒痛詆佛法而深惡和尚何耶

天妃神

乾隆丁巳翰林周鏗奏 命冊立琉球國王行至海山

風起飄飄黑套中水色正黑日月晦冥相傳入黑洋  
從無生還者舟子主人正其悲泣忽見水面紅燈萬點  
舟人狂喜俯伏于船呼曰生矣娘娘至矣果有高髻而  
金鑲者甚美麗指揮空巾隨卽風住似有人曳舟而行  
聲隆隆然俄頃遂出黑洋周歸後奏請建天妃神廟  
天子嘉其效順之靈遂允所請事見乾隆二十二年邸  
報

### 宿遷官署鬼

淮徐道姚公廷棟駐劄宿遷封翁壽期演劇于堂堂旁  
牆極高見牆外有人頭數千眼騷騷然俱來觀劇初疑

是皂隸輩比之不去近之無有明且視之牆外皆潤無  
立人處其幕爰潘禹九遣奴往廚取酒久而不至迹之  
已仆于地口眼皆青泥盤中酒菜之類變作蚯蚓樹葉  
潘素不信鬼神乃挺身至奴所行處驗其有無署中二  
客詐爲鬼狀私往嚇之潘籠一小燈行未半道兩客見  
黑氣一條繞燈而入燈色綠如螢火潘勿覺二客悚然  
噤不發聲潘將如廁有大黑手遮其面踉蹌急歸二客  
迎之共相駭異手持燈漸重火亦漸滅家奴各持火來  
照燈籠內有死野鴨一隻鴨大籠小竟不知從何處竄  
入也

廣東官署鬼

康熙壬戌武探花沈崇美爲廣東守備署後花園有井  
檐水者率以爲常偶一夜有女子呼水檐夫如其言與  
之乃掙其頭入桶中檐夫疑署中婢與戲置羣婢羣婢  
曰無之檐夫引婢至取水處有海棠一枝白鵝成羣入  
樹下不見羣婢笑曰非鬼也藏神也掘之必得金銀遂  
令檐夫具畚桶開土未五六尺得一棺懼而止忽一婢  
發狂大呼曰請主人請主人沈公偕其妻往視婢呼曰  
我嘉靖十七年巡按某公之第四妾也遭主婦毒虐縊  
死埋此公家羣婢犯我我應索其命第土淺地濕棺中

多水主人肯改葬我則掘者不爲無功將免其罰大堂  
西偏我生前埋金鐲一隻寶珠數顆可掘取爲改葬費  
亦不累主人金也言畢婢子如常無病矣主人爲散其  
棺水溶溶欲流發堂之西偏封鐲宛然爲改葬高處鐲  
重三兩六錢形如蒜苗

爲兒索債

葛禮部諱祖亮者爲予言其隣程某擁重貲無子晚年  
生兒性聰慧眉目瑩秀程愛如掌中珍十二歲卽多病  
所費醫藥不貲稍長不事生業好鬪鷄走狗墜爲之空  
程忿甚一旦懸祖宗神像將笞之子忽作山東人語曰



俺吳某也前生爲爾負債萬金今來索取將盡汝以我爲子也大悞大悞我昨揭帳尙欠八十餘金今亦不能相讓奮衣前取其母髻上珠踏碎之然後死程卒大窮而嗣絕

### 鬼魂覓棺告主人

姜靜敷寓京師愍忠寺寺旁爲書室室中有空棺俗所稱壽器是也寺隣某爲其父老故置焉姜月夜讀書窓戶轟然大開棺蓋低昂不已姜大駭持燭視之如有人指痕出沒于棺上者響良久乃已次早隣人叩門云某翁死來取棺方悟初死之魂夜間先來就棺也蘇州唐

道原年七十卒其子爲買棺于海紅坊壽器店主人云  
昨夜有白鬚人坐某一棺上燭之不見問其狀貌酷似  
道原店主人素不相識也乃卽買其所坐者歸金陵戴  
敬咸進士與梅式菴飲于吳朱明孝廉家忽狂癲握梅  
手呼曰要朱紅要加漆梅愕然不解已而氣絕方知所  
託者藏身物也程原衡家管事李姓者夜醉墮樓死舉  
家未知原衡睡醒覺在耳陰令異常疑而回顧燈光青  
熒有黑人吹氣入耳似有所訴驚起呼家丁四照見樓  
下屍方知李魂來告主人求棺殮也

區怪

杭州孫秀才夏夜讀書齋中覺頂額間蠕蠕有物拂之  
見白鬚萬莖出屋梁匾上有人面大如七石缸眉目宛  
然視下而笑秀才素有膽以手捋其鬚隨捋隨縮但存  
大面端居匾上秀才加杙于几視之了無一物復就讀  
書鬚又拖下如初如是數夕大面忽下几案間布長鬚  
遮秀才眼書不可讀擊以硯響若木魚去又數夕秀才  
方寢大面來枕旁以鬚搔其體秀才不能睡持枕擲之  
大面繞地滾鬚颯颯有聲復上匾而沒合家大怒急爲  
去匾投之火怪遂絕秀才亦登第

徐支手

咸陽徐某家巨富初生一子頗聰慧六歲病瘡死旋生三子貌皆相似病亦如之徐年已邁矣至第三子死時撫屍慟甚用刀剖見腹出其病復斷其左臂罵曰母再來誘我其瘡形如三角菱有口能呼吸懸之樹間風日吹乾每觸油腥口猶能動未期年徐又得子貌如前瘡雖不作而左手竟廢至今尙存人呼爲徐支手

### 魚怪

會稽曹峯山八市得大魚歸剖食之餘半置紗厨內至晚厨中忽有光舉室皆亮迫視則所餘之魚鱗甲通明火光射自曹大駭盛以盤送于河其光散入水中隨波

搖蕩宛轉間成魚而去曹歸家屋中火發東滅西起衣物床帳燒燬都盡而不及棟宇凡三晝夜始息食魚之人竟亦無恙

盜鬼供狀

先君子在湖廣臬司遲公維臺署中同事大興人朱揚湖司錢穀忽一日狂呼趨視之面如死灰伏地昏迷飲以薑汁良久曰吾坐此校文案日方正午見地下磚響有物蠕蠕然頂磚起疑爲鼠以脚踐之磚亦平復稍坐定磚響如初掀視之有黑毛一團類人頭髮自土中起陰風襲人漸起漸大先露兩眼瞪睛怒視再露目頤腰

腹其黑如僚頸下血淋漓躍然而上舉手抱我足曰女  
在此乎汝在此乎吾前世山東盜也法當死汝作郛城  
知縣受我贖七千兩許爲開脫定案時仍擬大辟死不  
瞑目今汝雖再世而吾仇必報言畢卽牽我入地我大  
呼彼見衆客至捨我走衆視碑迹猶宛然聞嗣後其鬼  
無日不至有人共坐則不至尤畏臬司遲公聞遲公將  
至便抱頭遠竄公大書几上曰問惡鬼汝作盜應死敢  
與法吏仇乎汝欲報仇應仇于前生敢仇于今世乎速  
具供狀來鬼夜黑書其側字迹歪斜曰某不敢仇法吏  
敢仇駐吏某以盜故殺人多受冥司炮烙數十年面目

已成焦炭每受刑必呼曰某當死有許我不死者也在也  
郊城縣某老爺受賍七千兩獨不應加罪乎呼六十餘  
年初不准理今以苦海漸滿許我弛桎梏報冤所具供  
狀是實遲公無如何不能朝夕伴朱命多人守護之居  
月餘遲公生日演戲諸客飲酒強朱出觀朱曰吾待死  
之人有何心情看戲諸公愛我可多命家人伴我如其  
言席散往視朱已縊于床遲公及諸友俱責家人何以  
不管僉云燈下吹來黑氣一團奴輩便各睡去或云諸  
奴貪看戲亦未必伴朱也

時文鬼

淮南程風衣好道術四方術士咸集其門有蕭道士琬  
號韶陽年九十餘能遊神地府雍正三年風衣宴客于  
晚甘園蕭在席間醉睡去少頃醒喏曰呂晚村死久矣  
乃有禍犬奇人驚問曰吾適遊地府問見夜叉牽一老  
書生過鐵鎖銀鐐標曰時文鬼呂留良聖學不明謗佛  
太過異哉時坐間諸客皆誦時文習四書講義素服呂  
者聞之不信且有不平之色未幾會靜事發呂果剖棺  
戮尸今蕭猶存嚴冬友秀才與同寓轉運盧雅雨署中  
親見其醉後伸一手指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了無所

傷



鬼弄人二則

杭州沈濟之訓蒙爲業一夕夢金冠而髯者謂曰汝後園有埋金一甕可往掘之沈曰未知何處曰有草繩作結上穿康熙通寶錢一文此其驗也明早往園視之果有草繩且縛錢焉沈大喜持鋤掘丈餘卒無有竟一怒而得狂易之疾

乾隆甲子馮香山秀才夢神告曰今歲江南鄉試題樂則韶舞焉次日卽作此題文熟誦之八闌果是此題以爲必售榜發無名就館廣東夜間獨步聞二鬼呶呶聲聆之其闌中所作文也一鬼誦之一鬼拊掌曰佳哉解

元之文沈驚疑以爲是科解元必割截卷面偷其文字  
辭館八都以狀具控禮部禮部爲奏聞行查江南解元  
薛觀文文雖不佳並非馮稿也獲証告之罪謫配黑龍  
江

漢江冤獄

曹震亭知漢江縣晚衙夜坐見無頭人手提一頭啾啾  
有聲語不甚了曹大駭遂病病三日死矣家人欲殮胸  
前尚溫過夜而蘇曰被隸人引至陰府見我冠南面者  
衣本朝服色轅外人傳呼漢江縣知縣曹學詩進曹  
行陽間屬吏禮向上三揖神賜坐問有人訴公公知否

曰不知神取几上牒詞示曹曹閱之本縣案卷也起立  
曰此案本屬有寃爲前令所定已經達部我申詳三次  
請再加審訊爲院司所駁駁牌現存神曰然則公固無  
罪也傳呼寃鬼某進陰風颯然不見面目手足但見血  
塊一團叫跳呼號滾風而至神告以曹爲申救之故且  
曰汝寃終當超雪須另覓仇人鬼伏地不肯去神拱手  
向曹作送狀手揮隸人云速送速送曹猛然夢醒不覺  
汗之沾衣也自此辭官歸家長齋奉佛終其身

控鶴監秘記二則

控鶴監秘記唐人張垆所纂京江相公會孫張冠伯家

有抄本數十頁皆載唐宮淫褻事絕不類世所傳武后外傳其畧云太后幸懷義數年懷義驕恣不法馳馬南衙爲宰相蘇良嗣批頰后聞而銜之一日置酒上陽宮從容謂千金公主曰汝知朕左右無人乎爲此紆鬱柰何公主頓首曰臣欲奏天皇久矣天皇不言臣何敢先言今陛下旣知小寶之罪臣竊以爲天皇是何等聖佛託身人間廣選男妃自應擇公卿舊家子弟姿稟穠粹者置床第間足以游養聖情捐除煩慮何事幸彼市井無賴之徒爲嫖毒蠱獻故事被千秋萬世擬秦胡兩后耶后曰微汝言朕亦知之近日宰相批懷義面正欺其

井小入耳若得公卿子通曉文墨者南衙何敢辱之  
言畢嘆公主曰陛下勿嘆陛下知太宗時有鳳閣侍郎  
張九成乎其從子昌宗年近弱冠玉貌雪膚眉目如畫  
其風采絕類巢刺王妃后嘿然俯而未應公主遽前跪  
起附耳語曰陛下母過慮兒兼知昌宗下體矣兒于凝  
碧池置莊春花盛時駙馬輒宴賓客宴畢賜浴浴時兒  
于琉璃屏窺之羣臣無有佳于昌宗者昌宗通體雪艷  
無微痕半瑕瘦不露骨豐不垂腴其陰頭豐根削未起  
時垂不甚長渾脫類鵝卵有窪稜高起五六分鮮紅柔  
潤語未畢太后色和謾曰兒試耶公主曰兒非不澁之

也爲后故不敢然終不自信故遣侍兒逼焉回顧侍者  
曰據實奏天皇母慚也侍者跪起附耳如公王狀奏曰  
奴初遇昌宗時似南海鮮荔枝入口光嫩異常稜張如  
繖三四提後花蕊盡開神魂飛矣昌宗遲速亦不自爲  
主張婉轉隨奴意事畢後紅玉頽然奴觸之體猶噤也  
太后大喜指公主曰兒誠解人朕每聞世俗女子但好  
壯健不選溫柔此村嫗淫耳夫壯健遲久可以藥力爲  
也海外慎卹膠朕宮中有石許無所用之男陰佳處全  
在美滿柔和懷義老奴筋勝于肉徒事憨猛當時雖慙  
過後朕體覺違和御醫沈南璆肉差勝然上下如一頭

角蒙混且皮弛稍稍裏稜非翹起不脫故時覺不淨如卿所云乃全才也公主出卽命侍者召昌宗衣以輕綃霧縠之衣冠以玉清雲仙之中浴蘭芳含雞舌入宮后果天幸薛沈輩不復召矣當是時后春秋高學修養法常含昌宗陰而睡昌宗陰頭豐肥后口爲之勞終弗忍棄后兒齒生昌宗覺苦乃薦易之后口含易之而以下體受昌宗情尤酣艷易之寵亞于昌宗二人易班休沐每歸家后遣人伺之不許與妻交一語上樓去梯其母憐之爲置人壁間方生國忠也太后使昌宗騎木鶴呼爲子晉後身又命修三教珠英居控鶴監與學士崔融

宋之問等酬唱之問尤諂事二張爲持溺器人笑之之  
問曰卿知是何等溺乎我爲婦人遇二張亦不知何者  
爲名節况天后也后以龍錦于段賜公主且曰朕聞古  
時公主多行不端此選駙馬者之罪也自今以後命畫  
工寫昌宗上下形體爲式如式者方充駙馬之選庶幾  
公主夫妻和樂亦不虛生帝王家公主及侍兒宮人皆  
叩頭呼萬歲中宗睿宗倣而行之其時安樂公主雖驕  
奢與武延秀恩好頗隆無面首之侍皆后力也昌宗妻  
貌寢后召入宮封一品崇讓夫人常戲曰夫人何修得  
嫁六郎耶時有一世修貌二世修陰之謠亡何五王起



兵入宮誅二張橫屍未收百姓怨之齟割肢體爲糜碎  
宮人婉兒揣后意于殘骸中收得莖頭半段紅潤如生  
手持獻后后泣曰是六郎也契苾兒不能如是選第一  
府白玉盒盛之曰朕萬年後以此爲殉

上官婉兒以祖儀得罪沒入掖廷容貌瓌麗兼工詞翰  
天后愛之使侍側治筆硯后幸昌宗不避婉兒婉兒性  
黠媚昌宗而遠之后尤喜然昌宗每洩婉兒顧盼不能  
無情天后命將作大匠于峽石爲昌宗造園屋舍皆黃  
金塗白玉爲階后熱奇香擁真珠帳幸昌宗昌宗醉眠  
陰軟后與爲戲拉莖上皮覆陰頭頭稜高皮格格不

俄而挺然根雖弩健而頭肉肥厚如綿毬成團色若芙蓉捻之類無精管者后嘆曰使人之意也消婉兒心動裙下皆濕不覺手近昌宗后大怒取金刀插其髻曰汝敢近禁衛罪當死六郎爲哀求始免然額傷有痕故于宮中常戴花鈿也吏部侍郎崔湜以才貌年少私侍婉兒婉兒有外舍極亭臺之勝招與宣淫先通武三思後通湜湜問廬陵王三思何如曰廬陵王稜角湜韋皇后笑其食哀家梨不削皮何能知味三思故自佳然亦嫌肉薄耳問兩后選男何法曰陰雖巨以皮筋勝者不選問何故曰人之一身舌無皮故知味踵皮厚故履地玄

陰纖膜微蒙天生男子之陰亦去皮畱膜取極嫩處與之作合又與稜角使之捫摩幼而蔬含長而茹脫以柔抵柔故有氤氲化醇之樂否則拖皮帶穢進退麻漠如隔一重甲矣天后幸男子畢不許陰頭離宮馮小寶雖壯盛頭銳易離六郎稜肥腦滿如鮮菌靈芝之雖宣洩而陰頭猶能填塞滿宮久而不脫故懽愛之情有餘不盡六郎侍寢后雖衰仙液猶透重衾也湜曰如昭容言天下優劣豈獨男子然耶湜少忝官階爲女子所悅所遇豈無繫者然下體亦正難言往往有交無構木木然如瞽人投井不知何往爾時徒憊精神少回味道天下女

子皆然自蒙昭容恩接後方知西子毛嬙所以專寵六  
宮者必別有勝人處昭容花心穠粹湜一交接覺陰頭  
觸嫩處如醒酬灌頂毛髮皆蘇手按昭容後窈窕翕然  
躍便知將宜洩不敢搖身俟穀道躍定後再候意旨故  
常得昭容歡湜亦蒙昭容湛露之恩深含細吐山澤氣  
交次日上朝不覺疲憊想世間男子喜乾女子好久皆  
如乞丐食猪脂三斗便道窮奢極慾眞初世八耳昭容  
笑曰卿言大快然知音甚難大抵男女交接如匙之配  
鎖各有所宜聞劉如陰有橫骨非尖勁者不能入宮卿  
陰頭柔嫩若遇之不大苦卿耶天后云肉重則進佳稜

高則退佳真解人語方昵語間安樂公主擁駙馬武延  
秀至頗有所聞公主視駙馬揮手其陰弩曰此何如崔  
郎耶昭容曰直似六郎何止崔郎此皆天后選婿之功  
不可忘也是夕酣飲觀拔河之戲次日爲中宗生辰至  
午始朝賀當是時湜雖通昭容附三思而心知韋氏必  
亡故陰附臨淄王王起兵誅韋后婉兒持燈來迎亦斬  
于囂下湜爲同平章事竟不能救侍郎張說使子均收  
昭容尸厚葬之兼表請復昭容號編序其文集人莫不  
多說而惡湜也

### 牛乞命

天台縣令鍾公醴泉爲余言其尊人守貴州大定府設局辦鉛日正午忽有牛突入鉛廠數十人鞭之不肯去醴泉往觀牛伏地作叩頭狀因問牽牛者曰此耕牛乎宰牛乎曰宰牛問價若干曰七子鍾曰以牛與我以價與汝何如牽牛者謝領錢去牛蹶然起矣

### 猪乞命

奉天錦州府之南有天橋廠海泊交易處屠人縛一猪將殺以入市其猪乘間齧斷繩索奔至海客前屈雙足伏地屠人執繩追至海客詢其市價如數付與以此猪捨于海會寺之龍神廟人呼猪道人則應曰何得無禮

則屈前雙足向人作叩首狀牙長數寸腳爪環裹如螺其大倍于常猪

張世舉

張世舉字遇春杭州府諸生每入試場髣髴有人持其卷者迫曉則墨污被黜積憤殊甚乾隆甲子科入闈加意防範試卷謄真至晚另貯他所坐號中畱心伺察觀一女子舒手探卷急執之厲聲問曰予與汝何讐七試而污我卷曰今歲君應中解元我亦難違帝命但君當爲我剖雪前言擇地瘞我以釋冤譴我卽君對門錢店女也當日隣人戲謂君與我有私君實無之乃不爲辨

明且風情自命假無爲有以資嘲謔旣嫁而夫信浮言  
不與我同處我無以自明氣忿投繯君汚我名我汚君  
卷遲君七科宜也言畢不見張毛骨俱慄甫出場卽訪  
其家告以故而捐資助葬之具爲延僧超薦是科揭曉  
果中第一名

### 洗心池

洗心池在茅山乾元觀西石壁上有洗心池三字筆法  
遒勁隱而不見欲見則以池水沃之雖大旱不涸相傳  
錢妙真獨居燕洞宮修煉或謗之乃于此割腹洗心以  
相示故名



活死人墓

道人江文谷於洗亦池旁培小阜疊石塞牖趺坐于中  
囑其徒云每日向牖呼我應則已不應則入收遺蛻呼  
之三年皆應忽一日應曰可厭吾云矣嗣後不應啟石  
視之尸果僵故稱活死人墓

屋傾有數

總憲金公德瑛視學江西考吉安府童生五鼓點名謾  
燈下見紅衣婦人從考棚趨出冉冉騰空而去問之僕  
隸皆有所見公心惡之卽以中庸必有妖孽四字命題  
日正午諸生方握筆忽考棚傾到倒壓三十六人金公

據實奏聞 上憐之俱 欽賜生員

余親家史少司馬抑堂任福建臬使時與糧道王介祉等四人同坐花廳議事聞梁上屋角沙沙有聲客欲起避史公不可已而聲漸大有鼠呼曰出出者再史亦心動急與四客齊出則花廳倒矣几案皆碎是日省中府縣俱來衙安史公笑謂曰設使四大員一時併命則司道之印諸公委署不皆有分乎

汚布十三疋

杭州胡某程九峯中丞之表姪也中丞巡撫湖北胡往求館薦與荊州刺史某署中司書記事半年後胡妻在

家病瘡忽爲鬼所附聲如男子聽之乃其夫也目稱到湖北後蒙中丞公薦往荊州賓主相得不料未二月患病身死有衣箱行李新買沔陽布十三疋現在署中須着人往取我客死飢寒可供木主祭我并廣招名僧超度我家人聞之環泣當卽成服立主以死無日月未便報訃亡何妻病痊家故貧欲差人往楚迎喪以無盤費屢屢遷延亡何胡竟歸里舉家駭然以爲鬼也坐定談說方悟前所憑者乃邪鬼借名索食求超度故耳頃之衣箱到門開之果有布十三疋的係胡過沔陽時所買

一 牛卑山守歲

廣西柳州有牛卑山形如女陰粵人呼陰爲卑因號牛卑山每除夕必男婦十人守之待旦或懈于防詭後火戲以竹木梢抵之則是年邑中婦無不淫奔有邑令某惡之命里保將土塊填塞是年其邑婦女小便梗塞不能前後洩致有傷命者廣東沙而上妓船刻雲河泊大使專司船政有總督某嚴禁之隨即海水溢漫壞不沒者三板地方紳賈俱以爲言乃收回禁約以試之果令收而水退至今妓船愈多

### 鬼拜風

錢唐孫學由開鹽店温州城中與友錢曉蒼往來甚狎

錢有樓三間封鎖頗密相傳有鬼人不敢居孫素有胆  
與同人賭勝鋪床樓上燒巨燭二枝竟往居焉夜二鼓  
聞推門聲有艷裝女子冉冉來見燭光意若畏之歛衽  
再拜每一俯首則陰風從其袖生一燭滅矣孫擲以劍  
鬼走下樓去孫知將復來所恃惟燭乃以所滅燭重加  
點明以身擁燭而坐鬼果再至又作拜狀見孫上坐欲  
却欲前孫以劍擲鬼變惡狀上前格鬪彼此相持不已  
忽聞樓外鷄鳴遂化黑氣一團滾樓而下温州人爲之  
語曰人拜曲躬鬼拜生風但逢孫老比鬼還亮

僵屍夜肥晝瘦

俞蒼石先生云凡僵屍夜出攬人者貌多豐腴與生人無異畫開其棺則枯瘦如人腊矣焚之有啾啾作聲者

### 黑雲劫

王師征緬甸有昆明縣皂隸某死三日復蘇言被鬼卒勾赴冥司有大殿朱門如王者居門外坐官吏甚多皆手一簿判記甚忙判畢則黑氣一團覆于簿上有椎腰蹙額自稱勞苦者葉陽壽未盡以不在應死之數故仍放還路間私問鬼卒彼官吏所執何簿曰人簿三獸部五問何爲有簿曰從古人閒征戰之事皆天上劫數先定無可挽回一切應死者皆先寫入黑雲劫簿中雖

一騾一馬皆無錯誤終竟獸多人少故其簿有人三獸  
五之說問應此劫者省城中可有某官乎曰第一名卽  
你家總督也其時督滇南者劉公藻丙辰鴻詞翰林後  
白勿

### 金秀才

蘇州金秀才晉生才貌清雅蘇春厓進士愛之招爲壻  
婚有日矣金夜夢紅衣小鬟引至一處房舍精雅最後  
有圓洞門指曰此月宮也小姐奉候久矣俄而一麗人  
盛粧出曰秀才與我有夙緣忍舍我別婚他氏乎金曰  
不敢遂攜手就寢傭極綢繆嗣後每夜必夢懽好倍常

而容顏日悴舉家大懼卽爲完姻蘇女亦有容色秀才  
愛之如夢中人嗣後夜間酉戌前與蘇氏交酉戌後與  
夢中人交久之竟不知何者爲真何者爲夢也其父百  
般禳解終于無效體本清羸斷削逾年成瘵疾而卒與  
夢中女唱和甚多不能全錄但記其贈金郎一絕云佳  
偶豈易尋奪郎如奪彩幸虧下手強爭先得爲快

董觀察

董觀察名揆官贛南道時所屬上猶縣某村素被山瀑  
衝沒田廬公爲相度開河引水入江居民安堵又改佛  
寺爲濂溪書院規模一新亡何丁太夫人憂哀毀過度



欲以身殉扶觀返里至滕王閣下維舟受唁大吏親來  
撫慰觀者無不謂董公真孝子真好官次早方欲解纜  
忽家僕等驚覓觀察不得急報守土官沿江打撈俱無  
踪跡經一晝夜尸竟逆流至豐城縣沙岸上驗視之猶  
白衣麻帶面目如生乃具殮逆至舟中月餘公舊僕某  
偶至上猶土人告以感公開河之恩立廟祀公僕欣然  
走至廟中拜覘神像則儼然公之面目詢立像時日卽  
公墮水夕也

### 狐仙開賬

和川張某作客揚州寓興教寺寺中僧舍素有狐仙無

人放居張性落拓竟往居焉未三日果有一翁自稱吳  
剛子求見揖而與言風采頗異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因  
問可是仙乎曰不敢張故貧士意欲交結之以圖富貴  
遂設酒食與之飲宴吳亦答謝未半月張力竭矣而吳  
之酒饌甚豐張遂起貪念終日黽其設席吳作主人亦  
無吝色如是者月餘吳忽不至時遇霖雨張開箱晒衣  
則全箱空矣中書一紙並質錢帖數紙某日鷄魚若干  
某日蔬果若干皆典張之衣服而用之筆筆開除不空  
設一席不妄消一文

皮蠟燭

上虞人錢姓者爲人傭工夜歸見女路哭問其故曰夫  
亡無歸家居夏蓋山一時迷路求爲指示錢與諧戲相  
隨至一室中成夫婦之好如是者數月主人見其貌日  
憔悴再三問錢錢言其故主人曰此鬼也再與交時須  
取渠一物以爲驗錢如其言佯與懽笑而暗翦女髮一  
束女大驚走去錢細視所居之地全無房屋其與此女  
淫處精流盤洞中皆血也髮如燭而軟黑若牛皮刀斫  
火焚不壞自此不敢出門匿主人家未幾鬼人主人家  
耐其婢身作開口還我錢郎不還我者卽將錢郎交與  
汝家我暫去明年來捉且云俟今秋汝壽盡時當來降

禍至期竟不驗錢姓今猶存此事台州張秀墀爲余言

乍浦海怪

乾隆壬辰八月廿三日黎明大風雨平湖乍浦之海濱有物突起自東南往西北所過拔木以萬計民居屋上瓦多破碎中間有類足跡大如圓桌子者竟不知是何物有某家廳房移過尺許仍不倒壞

天開眼

平湖張敦坡一日偶在庭中天無片雲忽聞剗然有聲天開一縫中闕兩頭小其狀若舟睛光閃鑠圓若車軸照耀滿庭良久方閉識者以爲此卽天開眼云

## 泥像自行

平湖張氏世居兼葭園其始遷祖名迪字靜菴明洪武間人歿時其家泥塑靜菴夫婦二像高七八寸供家廟中所居屋歸屬長房歷四百餘年長房子孫貧屋傾圮僅存數間而其像猶在張氏故有宗祠距靜菴故居三里許一日黎明有鄉人操舟者見兩老人來雇渡船遂載以行問何往云將之張家祠堂旣登岸疾行如飛舟人望之見形軀漸小無何抵祠前守祠僧聞扣門聲起視之寂無所見惟見兩泥像在門樞下一時驚以爲異其裔孫張丹九方重修祠宇因加綵繪別設一厨供之

祠中

焚尸二則

平湖南門外某鄉掘出三穴二穴已空中一穴棺木依然磚書趙處士之墓尸年四十許貌如生穿雲履盤青紬袍紬如一錢厚不壞掘者馬某覆出其尸而焚之火不能旺乃投諸水是夜鬼大哭一村皆驚好事者爲扛起殘尸血縷縷如注乃仍納棺中加土塋之是夕遂安馬姓至今無恙爲典史皂役

平湖小西溪之西蔣姓田家也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燒父尸方開棺尸走出追之蔣擊以鋤尸倒地乃焚之晚

歸聞其父罵曰汝燒我甚苦何不孝至此其人頭腫如  
飽及午而死張熙河所自擊也

美人魚人面猪

崇明打起美人魚貌一女子也身與海船同大舵工問  
云失路耶點其頭乃放之洋洋而去雲栖放生處有人  
面猪平湖張九丹先生見之猪蓋與人見以頭低下拉  
之才見

花魄

婺源士人謝某讀書張公山早起聞樹林鳥聲啁啾有  
似鸚哥因近視之乃一美女長五寸許赤身無毛通體

潔曰如玉眉目間有愁苦之狀遂攜以歸女無懼色乃  
畜籠中以飯喂之向人絮語了不可辨畜數日爲太陽  
所照竟成枯脂而死洪孝廉宇鱗聞之曰此名花魄凡  
樹經三次人縊死者其冤苦之氣結成此物沃以水猶  
可活也試之果然里人聚觀者如雲而至謝恐招搖乃  
仍送之樹上須臾間一大怪鳥銜之飛去